T 5238 23/5238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9 1932

兩漢策序

皇朝專尚詞賦取士限以五經三史出題惟東西漢二書家為浩汗學者披閱如涉淵海卒莫能際其畔岸大抵菁華無出策論書疏而已可取而為題者十盡八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九真科舉之急用也先是吾鄉
常同知彥脩宅取舊本兩漢策
要摹搭刊行于世其間錯繆及
有不載者僅數十篇殆為闕典
彥脩痛恨遺脫嘗欲增廣方
經營間不幸早世今二孫克家
不墜箕裘之緒皆業進士乃承
意繼志遂再為編次將向者遺
脫一一校證添補附入命工鋟木
用廣傳布且索序引予喜其不
負乃祖之意使斯文號為完書
是可嘉也姑直書所以題其端首

云大定乙巳中元日承直郎岳陽
縣令雲騎尉賜緋魚袋王大鈞序

重雕補注兩漢策序

丹陽從事阮逸述

如皋張氏
林軒藏書

班范二書其載筆勝質之旨則亦
博矣然而後學異嚮罕能兼該
尚辭者則搴其纖華而遺於體
例玩理者執其事實而泥于通方

求之彬彬固其鮮矣進士陶叔獻
得漢聖之學發先儒之蘊謂類
書所集其來尚焉凡較兩都文
章必明一代制度遂稽合衆作去
繁取衷撮數萬言編成十卷同
志揚端者持其書見求序引逸

題其辭曰漢四百齡君尊臣良文
淳道備七制之治則與三代幾焉
是皆方聞叶心抗議竭節致之然
也如明堂月令則禮樂之本乎宣
室對問則政教之宗乎鼂家令
邊事之宜谷子雲掖庭之奏平津

奧略白虎宏辭仲舒災異之誡子政封事之機建武之晨東平茂乎典禮永和而下伯始任乎中庸郎顗條七事之論韋桓之讜言斯皆傑立孤風翊成典訓秉哲不能溢其義異世不能殊其歸炳焉休光高出近古其諸表奏天下昌言述史有三漢家稱備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舍兩漢將安之乎非表文辭蓋善其制度而已儻或文不逮要如之何從政

哉宜陶揚二君銳志於此好古博雅廣其流傳時景祐二年六月吉日阮逸序

玩松山人穆大展
時年七十有三刻

漢榮十二卷宋人所編金人增補此其舊寫本也闕弟三卷存十一卷為冊十有四書體似趙文敏昔胡汲仲跋文敏書謂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皆無此書鮮于伯幾云後世誰知公落筆如風雨盖文敏日書萬字也然文敏書得晉唐逸韻固不待言所難者文敏之精於六書篆籀耳今觀此書固不敢確斷為文敏書而其原本篆勢謹守六書之義則与文敏真跡無二也吾盖深愳後人學趙者以側削為工故於此書無失六書之指兢兢三致意焉昔嘗跋

覃溪審定

范巨卿碑不欲實指為中郎也而弟目為蔡
體又嘗跋孔祭酒碑不欲實指為永興也而
弟目為虞體今以是書首尾一氣九萬八千餘
言使鑒賞家必實指為趙書正淺何讓而吾
於訂古存眞之中著發凡舉例之義正不欲
確指為趙書神理尤得其要焉得
是說而存之即以作評文敏書之定論可也
竹軒郡伯將勒而傳之屬予為識於卷端
乾隆五十三年秋八月十有二日北平翁方綱

兩漢蒙錄目

卷之一

前漢

董仲舒賢良策三首　賈誼政事書一首

公孫弘賢良策三首　杜欽直言策一首

杜欽白虎殿策一首

終軍蕢白麟對一首

如皋子長甫張朝樂較閱

鼂錯賢良策一首
卷之二
劉向上封事一首
徐樂上書一首
匡衡朝政疏一首
鄒陽諫書一首
谷永賢良策一首
賈山至言一首
嚴安上書一首
枚乘諫書一首
魏相漢朝便宜書一首
鮑宣諫書一首
貢禹言得失書一首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一首
王韓匈奴議一首
卷之三
鼂錯上守邊議一首
鼂錯上農務議一首
賈捐之罷擊朱崖議一首
令諸侯封子弟議一首
復上募民議一首

王吉上諫孤疏一首　路溫舒緩刑書一首
谷永救劉輔書一首　鄒陽獄中上書一首
谷永舉官疏一首　魏相明堂月令議一首
翼奉奏宮室奢泰書一首　王吉諫宮室外戚疏一首
東方朔化民有道對一首　劉歆上毀親廟議一首
平當上寢園書一首　梅福災異疏一首

匡衡災異疏一首
鮑宣上書一首
谷永災異疏一首
孔光日蝕對一首

卷之四

翼奉封事二首　匡衡疏一首
李尋奏記一首　薛宣疏一首
王嘉封事二首　王褒得賢臣頌一首

貢禹奏疏一首
母將隆書一首
卷之五
司馬談指要一首
倪寬對一首
張敞書一首
谷永書一首
李尋書對二首
司馬相如書一首
吾丘壽王對一首
婁敬上便宜一首
蕭望之疏二首
卷之六　續添
蕭望之議一首
袁盎說丞相申屠嘉一首
東方朔設客論一首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一首
淮南王劉安諫伐閩越一首
司馬相如籍蜀父老辭一首
楊雄解嘲一首
楊雄長楊賦一首

卷之七
後漢
王符潛夫論五首
朱穆論一首
卷之八
申屠剛賢良策一首
仲長統昌言論一首
崔寔論一首
郎顗災異章一首
杜詩薦伏湛疏一首
韋彪貢舉議一首
杜喬諫封梁冀子弟疏一首
孔融肉刑議一首
東平王蒼薦吳良疏一首
桓譚時政疏一首
卷之九
襄楷上疏一首
蔡邕上疏一首
杜詩上疏一首
樊準疏一首

鍾離意疏一首
班固文一首
呂强上疏一首
徐防上疏一首
胡廣議一首
陳忠疏一首
馮衍辭疏一首
陽球表一首
崔駰辭一首
張敏議一首
史敞疏一首
劉陶議一首
張敞奏記一首

卷之十

馬嚴封事一首
魯丕疏一首
陸康疏一首
張純疏一首
魯恭疏一首
杜林議一首
朱浮疏一首
張奮疏一首

范升疏一首
陳元疏一首
卷之十一
班彪論議二首
陳忠諫疏一首
盧植立石經書一首
鄭興疏一首
賈逵疏一首
左雄疏一首
陳龜疏一首
傅燮疏一首
張衡應閒一首
蔡邕疏二首
劉梁論一首
卷之十二 續添
申屠剛与隗囂書一首
盧植上封事一首
竇武諫疏一首
馬融廣成頌一首
陳蕃疏一首
孔融疏一首
李固災異策二首

張暢進諫一首
陳蕃胡廣等薦徐穉疏一首
楊震上內寵疏一首　楊賜上游幸疏一首
孔融上劉表僭僞疏一首
李淑諫更始授官齎書一首
寇榮自亖命上書一首
崔駰誡竇太后書一首
朱浮訴馬援寃詣闕上書一首
張皓救趙騰疏一首
李燮書一首
龐參奏記一首
殷恭疏一首
第五倫疏一首
鍾離意變異疏一首
宋意過恩疏一首
陳寵改苛俗疏一首
陳忠災變疏一首
爰延上封事一首

何敞賞賜過制疏一首　蔡邕上封事一首
蔡茂禁制貴戚書一首
韋彪諫苛吏疏一首　延篤仁孝論一首
荀悦申鑒篇一首　陳蕃極諫疏一首

兩漢策要目終

兩漢策要卷之一

賢良策第一道

董仲舒　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

制曰朕蕆承至尊休德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闕故廣延四方之豪俊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鍾鼓管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

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
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
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
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
持操或誖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
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

烏乎凡所為屑〻夙興夜寐務法
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
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
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
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
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

脩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
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
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
乎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
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
高誼之日多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

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
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勅
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
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
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
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

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

亡道之世者天盖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遂至而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

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用先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滔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音鼓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

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遠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風夜匪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詩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

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
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
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
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
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
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兼徵不觧
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
以爭壤土嚴德教而任刑罰刑罰
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
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蠕
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
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

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釋羙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来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

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

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奠之
肯為也今慶先王德教之官而獨
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
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
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
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
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春秋深
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
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
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
方正遠近莫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

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
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
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羨四
海之内聞盛德而皆来臣諸福之
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
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
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畢賤不
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
海居浮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
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
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
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

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

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
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
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
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
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
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
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
以来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
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
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囂頑抵
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
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

可朽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其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

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来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五者脩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第二道

制曰蓋聞堯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

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
殊也盖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
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天路朱干玉
戚八佾陳於廷而頌聲興夫帝王
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
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

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
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
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
烏乎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
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
本任賢今朕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勸孝

弟崇有德使者冗盖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

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無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

以位為樂也故
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
輔德賢觝佐
治萬民皆安仁樂義各得其宜
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
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
七十載乃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
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知不
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
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
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
善矣此之謂也至於殷紂湎天暴物

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
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
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
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
天物理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太顛散
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
下歸之故太公起於海濱而即三公也當
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
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
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
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
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

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
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
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
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
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
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

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
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
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
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
學不成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
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

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
義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義平殘賊
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
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
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
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
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
以教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
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
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
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
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無度

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
業羣盜并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
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
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
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

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
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
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
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
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
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

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
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
先風宿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
而務以求賢此堯舜之用心也然
而未云薦者士素不廣也夫不素
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
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
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
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無應書者
是王道往而絶也臣願陛下興太
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
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

守縣令民之師
也故師帥不賢
流令吏既無教
上之法暴虐百
孤弱寃苦失職
以陰陽錯繆氣
遂黎民未濟皆
此也夫長吏多
二千石子弟選
賢也且古所謂
為差非謂積日
日不離於小官

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
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
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賢亂賢不肖
渾殽未浮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
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
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
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
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
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浮而官使
也偏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
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
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

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
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
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第三道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
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
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徵寢滅
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予大夫
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
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
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
不明與聽若茲與夫三王之教所祖

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
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
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
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
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
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復對

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
人乎今陛下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
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
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
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
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

徵於人善言古之有天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博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義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

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諸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

所加也春秋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無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来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無一人之獄矣今世慶而不脩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義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

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
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
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
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
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
有君臣上下之義會聚相遇則有

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
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
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
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
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
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

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

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

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〻故
堯舜〻日行其道而舜業〻日致
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童而身尊此
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
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
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察乎
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浮
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
惡之相從如景嚮之應形聲也故桀
紂暴慢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
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
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

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

為我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

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
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
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義之
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
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屢
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

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
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
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
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
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
禁而止吏無姦邪民無盜賊囹圄空

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来集麒
麟来游以古准今亦何不相逮之遠也
安所繆籙而陵夷若是意者所失於
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
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
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
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
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
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也與天同意者也
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
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
高位家温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

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知之哉是
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
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無已以迫
蹙民民日削月胺寖以大窮富者
奢侈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
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
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
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
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
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
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
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

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蔡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工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皆如是故下鄙及至周室之衰化其廉而不貪民化其卿大夫緩於義而急於利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義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

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〻求財利常恐
之匱者庶人之意也皇〻求仁義常恐
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
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
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位而為庶人之
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
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
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
今之通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
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
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
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

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陳政事書

賈誼雒陽人也上方受釐坐宣室上感鬼神之事而問鬼神之本至夜半文帝前席時淮南濟北王皆逆誅誼上書陳政事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謏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上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

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
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
壹令臣浮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
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
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
之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
之諸侯執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
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材獄訟衰
息大數既浮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
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
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
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

漢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
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
育羣生立經陳紀輕重同滯後可以
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
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
其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
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
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
念此至熟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
計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疑之勢下
數被其殃上數褒其憂甚非所以安上
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

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若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蘙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也乎夫以

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惲ヲス
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
公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
又知陛下有所決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
曩時淮陰侯高王楚黥布王淮南彭
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
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皆
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
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
亂高皇帝興諸公併起非有尺寸之
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為中涓
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遫至遠也高皇

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
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
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
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
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
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
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
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
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
燕厲王王淮南六貴人皆無恙當
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
之不能也者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

布承昰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檀霽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来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圖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漠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狹隘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

後世將如之何屠牛但一朝解十二牛而
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
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
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
斧也今諸侯王諸髖髀也釋斤斧之
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敓則折胡

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竊跡其事
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衆彊則衆
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
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
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衆弱衆後
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衆完

勢疏而冢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
也曩令樊酈絳灌滕數十城而王今
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徼侯而
居雖至今存可也悲則天下之大計可知
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
欲臣子勿簒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
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
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
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
歸命天子雖有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
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若

千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

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制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尚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關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

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
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
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
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
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
一二指慉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

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
也又苦踆音只蠿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
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無分地以安
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福天子臣故曰
非徒病瘇也又苦踆蠿可痛哭者此病

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無已也而漠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徼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

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
毆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
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
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
之衆甚為執事者之羞之陛下何不
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

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
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
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
蓄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
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
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

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
古天子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浮
以衣婢妾白穀之表薄紈之裏綈以偏
諸美者黼繡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
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
而節適今庶人屋浮為帝服倡優下
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
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
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蔓蔓
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
能衣一人欲天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
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無飢不可

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無等也至胃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曰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詐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相稽其慈子者利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并心而赴時猶曰孌孌六國兼天下功成求

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恩之厚信
并無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
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衆其亂至矣
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叢
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而遺風
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
上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
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
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劉寢戶之
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
奪之金矯偽者出錢十萬石粟賦六
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二行

義之先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流俗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目耳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

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
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
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今四
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
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ㇾ臣ㇾ上下
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
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
定世ㇾ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
制不定是猶廢江河之維櫂中流而遇
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
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

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
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
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
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
司齊肅端冕見於南郊見于天也過
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
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
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
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
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
是為置三少詹事大夫也曰少保少傅
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乃狹提有

識三公三少固明仁孝禮義以道習
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喧選天
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
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
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
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

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衆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辭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

教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
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
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
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
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
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趨中

肆夏所以明有慶也其於禽獸見其生
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
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
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
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刑罰也使
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告

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
人則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明
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
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
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
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
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
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
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
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
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
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

在於早諭教與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衆急夫
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
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
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聲者
欲不異及其長而各成俗累數譯而不能
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

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
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
時務也凡人之知觸見已然不觸見將
然夫禮者禁之於將然之前法者禁
之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

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
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
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擾之此公無私如天
地耳豈顧不用哉愁而曰禮云禮云者
貴絶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
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
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
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
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
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不可
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
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

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
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
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
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
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
氣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
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
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
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它
故也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
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
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

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雖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於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

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怨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蹔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

輿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輿衆庶同黥劓髡鉗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

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屬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減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撻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畢賤者習知尊貴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令衆庶見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擯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

赵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
畜我我故衆人畜之智伯國士遇我
我故國士報之故人主使此一豫讓也反君事
雖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
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
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
官徒自為也頑頓無恥隽音詢詬無節
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
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
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
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責而利之耳
人主將何便於此聲下至衆而主上至

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無恥俱苟安則主上冢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

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鐏（音呼）之也尚遷就而為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劒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

者聞命而自殆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

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固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

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賢良策

公孫弘 菑川薛人也武帝元光五年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

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

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川
不涸麒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
洛出圖書父子兄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
渠搜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跡所及
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
道而臻乎此子大夫脩先聖之術明君
臣之義講論治聞有聲當世敢問
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
所期焉禹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
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
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
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靣

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即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竣罰當罪

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

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
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
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
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
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
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

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
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
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
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
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
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

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
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
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
安樂法設而不得其術則主蔽於
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
本也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

之有水也若湯之旱禁之餘烈也禁
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
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
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
戇不足以奉大對時對者百餘人太常
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一

召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
門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
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
吏是以世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
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
不行今倦而不聽天使邪吏行弊政

用倦今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
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
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
志書奏天子以冊書荅曰問弘稱周公
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對曰
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

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
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
之至可牽持驅服唯人之從臣聞榛曲
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
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
期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

直言第策

杜欽 字子夏成帝時日蝕地震詔舉
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
放舉欽
欽上對

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
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
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

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
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
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
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
乘剌之心關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
垂蠻夷無逆理之節殆為後宮何以
言之曰以戊申餘時加未戌未丑也丑
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
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
者雖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
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觸應之以德
則異咎消亡不觸應之以善則禍敗

至高宗遭雊雉之戒飾己亟事享百
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非
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
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
熒惑為之退舍以陛下聖明內推至
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
動孔子曰仁遠乎哉惟陛下正后妾
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
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親二宮之饔養
膳致昏晨之定著如此即堯舜不足
與比隆答異何之消滅如不留聽於庶
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

侈匱萬姓之力以從耳目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信讒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已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為不可以奢泰持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

臣欽愚戇言不足采

白虎殿策

杜欽 成帝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欽對曰臣聞天道

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
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
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
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
克己就義怒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不孝
則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戰陳無勇朋

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
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
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
所予窮觀其所不爲乏觀其所不取
近觀其所爲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
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

哉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未表實去僞孔子曰惡紫之奪朱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爲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達忠而耦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妒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淫此則衆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

非何足備言

獲白麟對

終軍 字子云濟南人也武帝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又得奇木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軍乃對之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魚鳥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奔幕驃騎抗旌昆吾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族賢縣賞

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刑
於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不
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
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
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
色祖業傳於無窮故用至成王然後

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
垂聖恩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
於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
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
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
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

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曰改定告元苴以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鶂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並角明向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也斯拟而誒之矣上甚異之改元為元狩

賢良策

鼂錯 潁川人也時下詔舉賢良文學之士錯在選中乃對此策

詔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無失德夏以長楙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

及王郡吏各卹其志以選賢良明於
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
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
二三大夫之行當此王道朕甚嘉之故
詧大夫于朝親詢朕志大夫其上主道
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
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
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
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
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盛之
重之閑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執枉
事烏乎戒之二三大夫其卹志毋怠錯

對曰平陽侯臣窋汝陰侯臣竈潁陰
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
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
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輔翼故
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大禹得咎
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公得筦子而為五

伯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
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
至也臣竊觀一世之傳若高皇帝建功
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
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龜紀
之後世為帝王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

臣密等乃以臣錯充賦（猶言備數）甚不稱明詔
求賢之意臣錯草茅臣無識知昧死
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臣竊
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
能及故自親事慶於法宮之中明堂
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浮人故衆生
之類無不覆也根著之徒無不載也
燭以光明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
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
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
五穀熟妖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
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集德

澤滿天下光明施四海此謂配天地
治國大體之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
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
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
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
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
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
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
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
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己内
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
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

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
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
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
以五伯之臣聞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為人臣
屬之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
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
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無能居尊
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
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為之機陷也
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
其行貴也非虛承民財妄予人也以勸

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欽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怠怒安詐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罪大者罰重罪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通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通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無邪辟之行外無驁污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

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
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
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能直言
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
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
勢萬〻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

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
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
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
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
佐三王之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
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

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冢富强夫國富强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耆慾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矜奮

自賢羣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憯刑罰暴酷輕絶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

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
也及其未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
親踈皆危內外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
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絶祀亡世為異
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
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絶秦之迹
除其亂法躬親本事慶去淫末除奇
辭嬈寬大愛人內刑不用罪人無帑非
謗不治鑄錢者除 聽民自鑄 通關去塞不孽
諸侯 孽疑也 賓禮長老愛恤少孤罪人有
期 早淡之也 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
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慶退

姦邪除去陰刑宮刑也害民者誅憂勞百
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与示同民不奢
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
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
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
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策詔
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
帝之賢臣朋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觸
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
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
不遺而賢聖不嚴也故各當其世而
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

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
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變
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
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
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
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

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
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
下不自躬親而待下望清光之臣臣竊恐
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無一歲日月
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
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

上狂惑草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

賢良策

谷永 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舉方正直言極諫永及對

對曰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節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强力行損燕私之

間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矣絶郤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脈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日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

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絶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嬖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妒專寵以絶驕慢之端抑褒閻之亂賤者咸得

進秩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錄之以財勿豫政事以遠皇父之類（見十月之交詩）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逢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既備成王簾有過士誠救正左右

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惰之過則左右肅乂群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

誠審思治人之術勸樂浮賢之福論
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
實以定德無用吐周之虛譽毋聽浸
潤之諮慝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
憂吐周邪僞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
俊人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未有功
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
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絶為十二州制
遠之道徼而無垂畔之難者德厚恩
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
海内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

夫違天害德為上乘悠於下臭甚乎
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
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
姓平刑釋寃ㄨㄢ理民命務省徭役無
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
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

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
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
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
睽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遣告人
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為政
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

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音饜妖氣）作見若不共儀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令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人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永對畢因曰臣前奉詔條對災異之效禍亂所極言關於聖聰書陳於前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皆可懼之大

異問不急之常論慶承天之至言角
無用之虛文欲求殺災異滿讀誣天
是故皇天赫然發怒甲己之間恭風
三湊校樹折木此天至明不可欺之
效也

兩漢策要卷之一

ChLT c.238.25/1238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9 1932

兩漢策要卷之二

封事

劉向 字子正本名更生元帝時周堪張猛見任向懼其傾危乃上封事

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而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百獸率舞四海之内靡不和寧及
至周文開基西郊雍遲衆賢圖禾
爾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
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
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〻
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

繼政朝臣和於内萬國懽於外故盡
得其懽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来
雍〻至止肅〻相維辟公天子穆〻
言四方皆以和来也諸侯和於下天
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〻又曰
飴我釐麰麰麰変也始自天降此

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
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
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
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
其詩曰歙歙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
戚則具是違謀之不戚則具是依君
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
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
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
嗷嗷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
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
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

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
變動於下水泉溝騰山谷易處其
詩曰百川沸騰山谷易處其家崒崩高岸為
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

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
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
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
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
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未年魯隱始即
位也周大夫祭伯來離不和出奔於

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殃
禍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
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畢微二百
四十年之間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
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
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

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闢三代之
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
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
糅忠讒並進童交公車人滿北軍朝
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
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紜前後錯

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
心意不可勝載今曹為黨徒群朋
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
正臣陷者亂之幾也乘治亂之機未
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
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
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
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
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
失行皆悠氣之所致也夫遵義周之
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
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来

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讒邪之所以並進也）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遂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

雨雪麋麋見睨聿消與易同義昔
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
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
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
堯成王觸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
蔡故以大治禁華至今孔子與季孟

儲任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官於秦
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
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
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
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
善萬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

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
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
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
二府奏佞讒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
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
則如援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

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
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惑羣誠足
悄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夏更相稱譽
不為朋黨禹稷與皐陶傳相汲引不
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

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
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在下位則思
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
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
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
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戰之内
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訛數設
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
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
也自古明王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
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
聖化可得而行也今合以陛下明知誠深

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睹否泰之
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
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
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
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
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
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
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浮
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
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
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恭顯見書輿許史愈怨

至言

賈山 潁川人也孝文帝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論名至言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論願借秦以為論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趙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

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綺四馬驚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嘗不得登焉張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嘗不得隱邪徑而託之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治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

薶之移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
顆蔽家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
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内而不
篤禮義故天殃以加矣臣昧死以聞
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
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

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
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
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
皐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
商之季世雖關龍逄箕子比干之賢
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

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

之用其言則顯其身士恐懼而不敢自盡又乃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虎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

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
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
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
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
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
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饋

執爵而酳音胤祝饐在前祝鯁在後公
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
備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
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
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
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厭食也商人庶

人謗誹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
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
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
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
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
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
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
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
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
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
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
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贍其求一君

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
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
寒者不得衣食無罪而死刑者無所
告訴人與之為讎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
壞也秦皇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
自知也秦始皇東巡狩至會稽琅邪

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
鑄鍾虡筍簴阿房之宮自以為萬
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
猶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
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号有時相襲也

以一至萬則世不相復也故死而号
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
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
世ゝ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
面攻之宗廟滅絶矣秦皇帝居滅
絶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
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無養老之
義無輔弼之臣無進諫之士縱恣行
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導諛
諛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
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
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

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〻多士文王
以寧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
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
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
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
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盡其功

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
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
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
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
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
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

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
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
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
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
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
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
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
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
侍諸吏與之馳騁射獵一日再三出臣
愚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
侯聞之又益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
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

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去
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疋以振
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
算不事 言免算賦 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
卿數御府金賜大臣宗族無不被澤
者赦罪人憐其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

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
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
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
輕於中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
年而盜賊少此天之所以順陛下也臣
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

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
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
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
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絶天下
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垂射獵以夏
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脩先王之道
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
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
齋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
遊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
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

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
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
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
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
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
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
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上書

徐樂 燕兎終人也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
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
無千乘之尊彊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

名族之後鄉眀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

何謂瓦解吳楚七國之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歸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

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
竟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
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芻之
埶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
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
雖未治也誠能無土芻之埶雖有强

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吳楚是也
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
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
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
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
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

動者土崇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宗廟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強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絶於耳帷幄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陛下天湯文不難俟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慶尊安之實

楊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
思遺德為數世隆南面指依攝袂而
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
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
威而不成冥征而不服哉

上書 嚴安 臨菑人也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救也當
時則用過則捨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
而不變者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
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
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
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

見美則顧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浮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劒者孝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宄浸長夫佳麗殊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

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草木暢茂五穀蕃

熟六畜遂字民不
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
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
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
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
子五伯既沒聖賢莫續天子孤弱諸

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田
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
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修守合
從連衡馳車轂擊令胄生蠶虱民
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
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

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示不復用元
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
自以為更生向使秦緩刑罰薄賦斂
省繇役責仁義賤權利上萬扈下佚
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
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
利者進萬扈正者退法嚴令苛譴
詖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
海外使蒙恬將兵北攻強胡闢地進境
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
尉屠雎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
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

久糧食之絶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
乃使尉陀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
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
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
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
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
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
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
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
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
之勢趨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
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

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
天下滅世絶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
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
夜郎降羌棘略蒙巂州建城邑深入
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
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

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
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
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孽而不解
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
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磨劍鍭箭控
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

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
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
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
齊晉之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
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
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
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
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朝政疏

匡衡 元帝好儒術言事者多進見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疏之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

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
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
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
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
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
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
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
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悉
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
至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
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行之
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

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
紛也顧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
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
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
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
王道畢矣觸盡其性然後觸盡人物

之性觸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
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
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
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剽強者戒於
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
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

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齋之以義然
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
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
室家之道僞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
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
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

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不始
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
長之位禮之於內也畢不踰尊新不
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
而畢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
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

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遊燕所親物潛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功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情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諫書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
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衆以王
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絶三光
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
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
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

出其出不出閒不容髮觸聽忠臣
之言百舉必脫絶必若所為危於累卵
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
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事救無窮之樂
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而居泰
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
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
惡其跡者卻而走跡愈多而景
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跡絶欲人
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
欲湯之冷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
如絶薪止火而已不絶之於彼而救之

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絶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

石單極之紇（音梗井索）斷榦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摩使之然也夫銖〻而稱之至石必差寸〻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以搔而絶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

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絫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

諫書

鄒陽 齊人也吳王濞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陽書諫

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

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
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
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
鷙鳥絫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
鼎士袿（音縣好衣）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
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

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
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
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
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
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
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

益以淮陽卒仳(仆)濟北囚弟於壅(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雖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荊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孰察之吳王不納其言

漢朝便宜書

魏相字弱翁條奏漢家便宜及賢臣賈誼鼂錯仲舒合奏之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飢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

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相惟未得所由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之餧遣諫大夫博士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寃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

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
急繼困慰安元元使便利百姓之道甚
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
凡二十三事臣謹按王法必本於農而
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三六年
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二年平原渤海
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饑死於道
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
朋詔振救乃浮衆更生今歲不登
穀暴騰踴臨秋收斂猶有之者至
春恐甚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
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早圖其備

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由先帝盛德以撫海內上施行其策

上時政書

鮑宣字子都哀帝時太傅董賢貴幸宣疏之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柰何反復劇於前乎朝臣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知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

賢等在公門省戶 下陛下欲興此共承天
地安海内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為
能謂智者為不能陛昔堯放四罪而
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
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為姦羣小
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
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
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
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
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
食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
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迾 音治遮也 六亡也

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二也七二尚
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
刻二死也寃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
斃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
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
三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
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
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
滯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
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
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以苟
容曲從為賢客拱默尸祿為智謂如

陛宣等為愚陛下擢臣當穴誠無有
益豪毛豈徒啟使臣美食大官重高
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
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毋為天牧養
元ㇾ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
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
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
命乎柰何獨私養外親與羣臣董賢
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
藿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
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

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愚（知）獨不如（知）多受祿則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人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訥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

時務策

鼂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

而國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
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
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
者何也地有遺利未盡出也游食
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
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
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
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
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飢之
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
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

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以故民可得而有也故民可得而有也者在上所以牧之趍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而)臣輕背其主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之逃者浮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

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
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
穀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
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
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
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
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
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
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問疾養孤長幼
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
政暴賦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
有者半賣而賣之者取倍稱之息於

是有贖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
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
操其奇贏曰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
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
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
浮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
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墜榮
肥履綦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
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
商人已富貴爵尊尊農夫農夫已貧
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
畢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

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
莫若使民務農而已欲民務農在
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
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
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壽農人
有錢粟有所渫矣能入粟以受爵皆
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
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
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
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令民
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
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

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

言得失書

賈禹 字少翁元帝初即位徵為諫大夫數虛己問以政事御史

臣聞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并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

許慶龍鐫

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無厭之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

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
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山（ドヰ）
杷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稾稅
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
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
賣以買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

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
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末）者絶其本
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無復
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
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
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又言諸

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太半以
寬繇役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
游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
萬宜免為庶人廩（稟）食令代關東戍
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又欲令近臣
自諸曹侍中以上家無得私販賣

許慶龍鐫

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
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
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
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
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無贖
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

斷獄四百興刑錯無異武帝始臨
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
自見功大威行遂從着欲用度不足
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
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
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恣伏其
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
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
猛能操切百姓於者以苛暴威服下者
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悖逆而勇
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

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
仕宦(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
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
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
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致富者為
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

許慶龍鐫

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
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
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
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
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
贓(臧)者輒行其誅無但免官則爭盡

力為善貴孝弟賤貪人進真賢舉
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
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内天
下之君徵孔子之言無所折中況乎
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
尊乘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
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
正天下易於決流抑墜自成康以来
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衆然而太
平未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
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
深念高祖之業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已

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闢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讒佞赦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絶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脩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禾斛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察天下幸甚

罷擊朱厓議

賈捐之 字君房 元帝初元元年擊朱厓連年不定捐之上疏曰

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豔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

教迄于四海欲興聲教則治之不欲
興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
物各浮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
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
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
作視聽之類感樂其生越裳氏重
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
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
定其文（作春秋也）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
虛内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
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
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不

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
天下至孝文皇帝憫中國未安偃武
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
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
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朕
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遽馬與
師行三十里

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
方毋（求）来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絶奇麗
之賂蹇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
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爭臣杜口
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
至孝武皇帝
元狩六年太倉之粟

紅腐而不可食貫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士(漢)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兵廣馬因富民以攘服之乃(西)運(シ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設營塞制南海以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

賦數百造塩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盜(賊)並起軍旅數興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遥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竊庸符陰聘名士

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
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
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
衆久困連年流離離離其城郭相枕
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
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
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悄
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
幽寞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
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言
聖人起則後服中國養則先畔動為
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

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〻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朱崖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

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
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朱
崖專用恤關東爲憂上乃從之

諫伐匈奴書

主父偃 元光元年乃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
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
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
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
曰國雖大好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

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
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
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
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
者也昔秦皇帝恃戰勝之威蠶食
天下并吞戰國海内為一功齊三代務

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
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
舉難尋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絶運
糧以行重不及士淨其地不足以為利
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
民父母靡救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

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
胡却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
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
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
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
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
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
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
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
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
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
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

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
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
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切危之高帝不
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
之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無
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

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
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
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敺所
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
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
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

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
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
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
尉他章邯浮成其私而秦政不行
權分二子此浮失之效也故周書曰
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孰
計之而加察焉

令諸侯封子弟議　主父偃

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
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
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
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逋京師今以

法割削則遒節節起前日鼂錯是
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
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
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
弟以地侯之彼人喜得所願上以
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

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
豪傑兼并之家亂衆民皆可徙茂
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
而害除上又從之

王韓囟奴議

武帝即位是時大行王恢韓安國為御史
大夫囟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

恢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
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
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
馬之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浔而
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衆不足
為強自上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
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勢必危殆
臣故以為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
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
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
信邊可誘以利殺之伏兵襲擊必破

之道也上乃召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境數驚朕甚憫之今欲舉兵攻之如何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浮

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障轉粟輸以為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

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怨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乃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豁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悟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忌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三王不相襲禮

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
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輟平城之怨
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
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音隋載從軍死者之棺也車
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
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
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
必就祖發慶政古沽古語重作事也且自
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
不能制強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
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
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

畜牧為業弧矢射獵逐獸隨草居
處無常難尋而制令使邊郡久廢
耕織以支胡之寇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
鳥棲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穆公
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功取
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境累石為城
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
邊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
威服不可以仁義教也今以中國之盛
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
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

矣若是則壯發月氏可浮而臣也
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
兵者以飽待飢以治待其亂定舍
以待其勞故擾兵覆衆伐國墮城
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
聞之衝風之衰不觸敖毛羽彊弩之
未力不觸入魯縞夫戚之有衰猶朝
之必暮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
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衝行則中絶
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
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它繆
巧可以翁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

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
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
鏡不可以飛遊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
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
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驍騎
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
以為其戎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
其右或當其前或絶其後單于可
翕而全必來上曰善乃從恢議

兩漢菜要卷之二

許慶龍鐫

3

ChLT 5238.25/1238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9 1932

兩漢荣要卷之四

言災異奉

翼奉　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上封事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
誠鄉正雖愚為用若乃懷邪知益為害
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壯方之
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
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而後用
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
三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
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
正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利寬大
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
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
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

正戊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
各以其類應令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
至萬事雖衆何聞而不論豈況乎
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益
亦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乃正月
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木主
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大陰下抵建前
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昌侯比三來
見陛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為客時為主
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道也愚臣誠
不敢以語邪人上以奉為中郎

上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孰

與邪日善吉時
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辰為客時為
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為主人辰正時邪
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
者正中正之見侍者雖邪辰邪時俱正
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即以
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
邪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
者反正辰為常事時為一行辰疏而
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三五觀之然後可知
故曰察其所繇省其進退參之六合
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

從中甚明故詩之為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歷觀情以律明主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

勸學疏

匡衡 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為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

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

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
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盖所
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
之師以(汩)妃配(泥)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
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

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
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正(湞)淑
不貳之(淇)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
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
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

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効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

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
倫蓋欽翼祗栗恵事天之容也温恭敬
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
也嘉恵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
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
孔子曰徳義可遵容止可觀進退可
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
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徳昭
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乃歸
故萬國莫不獲賜（社福）蒙化而成俗今
正月初辛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

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
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
二泣基禎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奏記

李尋 按漢書翟方進傳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尋奏記

言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
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山川水泉反理
視患三者既效可為寒心今提揚眉
民人訛謠斥事感名
矢貫中狼奮角弓且張金歷庫土逆
度輔湛沒火守舍萬歲之期近慎朝
暮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

賢之效欲當大任為具臣以全身難矣
大責日加安得但係斥逐之戮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變轉凶

戒部刺史疏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也少為廷尉書佐都船獄史宣迁樂浪都尉丞幽州刺史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為長安令治果有名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成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法殿中丞總部刺史乃上疏言

陛下至德仁厚哀憫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愁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治治者也臣竊伏

思其端始(治)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
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
錯各以其意多興郡縣事至鬧私
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訶及細
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
相刺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鬬於嘉賓

之懽九族忘其親戚之恩飲食周急
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
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
(鄙語曰)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
以愆苟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
事時宜明申刺(敕)史(使)昭然知本朝之

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

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馳迫稱進白黑分明由是知名）

上封事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以明經射策甲科為郎鴻嘉中舉直言召見宣室劉政事得失超遷太中大夫出為九江河南太守入為大鴻臚遷御史大夫）

臣聞咎繇戒虞帝舜曰無傲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威）作福無有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

（建平三年代平當為丞相哀帝時董賢為高安侯南陽太守孫寵為方陽侯光祿大夫息夫躬為宜陵侯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嘉奏上封事）

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側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

臣殺(弒)君子殺(弒)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明信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人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

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
水衡錢二十五萬少府錢十八萬
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責人從臨獸
圈猛獸驚出責人前當之元帝嘉
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
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
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
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
遭初元永光凶年飢饉加有西羌之
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乏
之憂以府藏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
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寵專愛

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
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
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
逐就國長榜（音彭笞也）不以私愛害公義（死於獄）
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
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尚儉節徵來

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
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
綈繒而已恭皇（哀帝父恭王也）寢廟比比當作
憂憫亢亢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
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
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

門鄉北關引王渠灌園地（池）使者護作
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
安厨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為
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持）賜
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三宮天子太后皇后）
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

及蒼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
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諠譁群臣
惶惑詔書罷苑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
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
籌（言行西王母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

馳大惑其意不觧自止或以爲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令而有此天(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浮備位竊内悲傷不觧(通)道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惟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音偃)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禄前世以節賢寵令安其命

又上疏一首 哀帝初立欲正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上疏曰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與故戀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才賢才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景帝以安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

之其家申冤使者覆獄劾敞賊殺
工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
人幸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
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
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
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
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
且之意其後稍變易公卿以下傳
相倚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
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
月而迫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
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
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

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隸
或至上書聿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
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無徒蘇令
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
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
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遣使者賜金慰

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
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雖危乃能使下
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聿効事留
中會赦一解故事尚書希下聿為煩
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聿文
必有教告之字乃下唯陛下留神於

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
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
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
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
利也天子納而用之
聖主得賢臣頌

王襄 宣帝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
律之事益州刺史王襄奏襄有
軼才上乃徵襄既至詔襄為聖
主得賢
臣頌

襄對曰夫荷旃被毛毳者難與道純綿
之麤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
牢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於窮巷

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
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
應明指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
素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
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
所任賢則趍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

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
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
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歛其咢水
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彗氾塵塗
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
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

浮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縢參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浮也

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榮索遠以求士者

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
圄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
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
賢而後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
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
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

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
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屠牛於朝歌也）百里自
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至遇明君
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
聽進退得閔（闕）其忠任職得行其術
去卑辱奥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

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
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
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冽風龍興
而致雲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
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
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

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皐
陶伊尹呂望之臣明〻在朝穆〻布
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
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
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以弘功業
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

歡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
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
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
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
萬祥必(渾)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
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

祥風翺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
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
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
垂拱永〻萬年何必偃仰屈伸若
彭祖煦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
離世哉詩曰(云)濟〻多士文王以寧蓋信

乎其以寧也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頃之擢褒為諫大夫

奏疏一首

貢禹

元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數虛己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

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

秣馬不過八匹牆塹而不墀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無他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

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
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
帝衣綈履革器無雕文金銀之飾
後世爭為奢侈轉入益甚臣下亦相
放效衣服履袴刀劒亂於主上主上
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
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
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
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
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
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
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無

可柰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齋三
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齋三服官
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
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宮（官）
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廐馬
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

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
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
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今
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人
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
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

毋國當若此爭唯陛下深察古道
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
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
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廐
馬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
以為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

鄠皆漫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
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
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
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
上帝臨女毋二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
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

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旨隨君上下臣
禹不勝拳〻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
其忠乃下詔令大僕減食穀馬水衡
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
罷角抵諸戲及齎三服官遷禹為
光祿大夫

與平阿侯王譚書

谷永 陽朔中鳳薨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上從之以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宜在上將久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

大將軍不幸早薨累親踈序才(材)能
宜在君侯拜吏之日京論(師)士大夫悵
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
萬分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是則
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
賢舅執管籥於外也愚竊不為君

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
固城門之守收太伯之讓保謙〻之路
闔門高枕為知者首願君侯與博
覽者參之小子為君侯安此譚得其
書(大感)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
章(音)相與不平永遠為郡吏恐為章(音)

所危病滿三月免

母將隆書一首 哀帝即位侍中董賢方貴上發武庫兵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

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盖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征(顓)伐乃賜斧鉞漢邊(家)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義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

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取國也其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

天文災異對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哀帝初即位問以災異尋對之

書云天聰明盖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

微處士為比為輔故次帝廷女宮在
後聖人承天賢〻易色取法於此天
宮(官)上相上將皆顓面正朝憂責甚重
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
勉也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
(音乙勇貌)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

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
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
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
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已來臣
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
之理唯有賢友彊輔庶幾可以保

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曆象日月
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
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
參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
誖通答敗將至徵兆為之先見明君
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為福不可
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社稷無憂竊
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
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庶雄為
桀大寇之引也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
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
孽入宮此獨未效閭者重以水衆湧

溢旁宮闕仍出月太白入東井犯積
水缺天淵日數湛於極陽之色羽氣乘
宮起風積雲又錯以山旁地動河不
用其道盛冬雷電潛龍為孽繼以
隕星流彗維填上見日餝有背鄉
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
改洪水乃欲盪滌流彗乃欲掃除
改之則有年無蒭故屬者頗有變
改小賊邪滑日月光精時雨氣應此
皇天祐漠無已也何況致大改之宜
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天士知天道者任以大
職諸闕葺佞譎抱虛求進及用殘

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
懷天文敗地理涌趯邪陰（趯与躍同）湛（音沈）溺
大陽為主結怨於民宜以時廢退
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
孫之福不捷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猶
鐵炭之低卬見效可信者也及諸蓄
水連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
澤稅以助損邪陰之盛按行事考
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
放椓（椓）周敞王望可與圖之

災異對

李尋（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間者水出）

尋對曰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
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辱使重
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
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
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

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
仍重極言無有所諱

賢待詔食大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
署比滯召見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
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
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
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考之文
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

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
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
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
君之表也故曰將旦清風發晨陰伏
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交以陽
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
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
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
失其度曖昧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
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為
牽於女謁有所畏雍日出後為近
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

妻妾役使呼營閭者日尤不精光
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覩數作本起
於晨相連至戚其日出後至日中
閒差瘉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
下志操兼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
以守正直言而滑罪者傷嗣害世

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強
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
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
強大誼絕小可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
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
也日失其光則晝辰放流陽不能制

陰陰禁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
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
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
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
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
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

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
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
厭〻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
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
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
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疆

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后者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卬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數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欲興熒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

弛佞巧依勢微言毀譽進類蔽善
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
上堂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星（三歲）相守又
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
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濊
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星辰主正

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
作異今出於歲首之益天所以譴告
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
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孛四孟皆
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
幸獨出寅益之月蓋皇天所以篤

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〻
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
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
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
寒氣應恐後月有霜雹之災秋月行

封爵其月土濕奧恐後月有雷雹之
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
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
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
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
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

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
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
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
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抱鼓之相
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
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

韋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
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
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
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
川理落脈通徧黨失綱則湧溢為敗
書曰水曰潤下陰動而畢不失其道

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
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涌與
雨水並為民害此詩所謂爗〻震
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
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
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

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
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
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
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
者其異冢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
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

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絶私路拔進
英俊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
則精神折衝弱則招殃致凶爲
邪謀所陵闚往者淮南王作謀之
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
弘等不足言也弘漠之名相於今無
比而尚見輕何況無弘之屬乎故曰
朝廷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
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
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衆人之自賢不務
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
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無柱榦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闢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

聚英俊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並興外戚顓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

在積任毋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
不可及来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
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
欲矯亟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
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
然後可以輔翼聖德係帝位承大宗下
至郎吏從官行能無以異又不通一
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
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
重朝尊君滅凶弑安此其本也臣
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陛
下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兩漢策卷之四

兩漢策卷之五

論六家指要 陰陽儒墨名法道德

司馬談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

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然其敘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徧

徧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

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
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
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
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
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
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
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
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
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
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
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
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紀

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則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

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斲飯土簋歠土刑簋盛飯刑盛羹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率故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

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
遵也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
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
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
於法則親
尊之恩絶矣可以
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
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職分不得
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
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剝決於
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
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
察也道家無為人曰無不為其實易

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
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
物之情不爲物先後故能爲萬物
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因物
興舍（廢也）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
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
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
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款言
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黑白
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
道混冥冥者光輝天下復反無名凡
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

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雒陽也）不得與從事

敝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

命也夫子死爾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
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
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
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
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
風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
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
兼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
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来
四百有餘歲諸侯相兼史記放絕
今漢興海内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
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嚴天下之文

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
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文
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
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
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
建於明堂諸神受記太史公曰先人

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
子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
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
在斯乎小子何敢讓古讓字也焉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為何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予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

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
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
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
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
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
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
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
惡惡賢賢賤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
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
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化禮紀綱
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
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

雖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
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
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
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攷亂世
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
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
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
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
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
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臣弒君子弒父非
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
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

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不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無道子不子則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

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
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
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
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
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

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〻否〻
唯〻謙辭否〻不通不然予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
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
禮樂作焉湯武之降詩人歌之春
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
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

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来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奚而不用有國者恥也主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

余掌其官廢明主聖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竊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喟然而歎曰是余之夫

身鬱不用矣退而
約著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
来至于麟止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自黃帝始惟
漢繼五帝未流接三代絶業周道既
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
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漢興蕭

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
叔孫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
往往間出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
賈誼晁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
百年之間天下遺
古事靡不畢集
太史公仍父子繼纂其職曰於戲

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漠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代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馬忠信行道以奉王上作三十世家扶德俶儻不令已

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闕藝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

上封禪書

司馬相如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失之矣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〻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禮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

伊上古之初肇自顥穹生民歷選列辟以迄乎秦率邇者踵武聽逖者

風聲紛輪威蕤垔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堯舜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后陵遲衰微千載無聲（無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

盡恩厖洪易豐也寔度著明易則
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葉隆於
襁保而崇貫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
攸卒未有殊尤絶迹可考於今也然
猶躡梁甫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
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曼羨旁

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
埏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横流武
節焱逝迩陝游原迥闊泳末首惡鬱
没闇昧昭晰昆蟲闓懌回首面内
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
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包犧雙觡共

抵之獸獲周餘放龜于岐招翠黃
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圍賓於閒
館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
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
周躍魚隕抗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為
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惡乎進攘之道

何其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
群生義征不諱諸夏樂貢百蠻執
贄德牟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液洽符
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
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
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

謙讓而弗發也挈二神之歡缺王道之儀群臣愿（音衄慚也）焉或爲且天爲質闇示珎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夫脩德以錫符奉以

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主弗替而脩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岳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皇〻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念之而后因雜縉紳先王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永光絶

炎以展采錯事猶無正列其義祓飾
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攄
之無窮俾萬世浮激清流揚徽波
斐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
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堂
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天子沛
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迴
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
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自我天
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
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稽
曷富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偏我

汜布護之萬物熙〻懷而慕之名山
顯位望君之来君兮君兮侯不邁哉
般〻音班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
其儀可喜旼〻音旻穆〻君子之態盖
聞其聲今視其来厥塗靡從天瑞
之徵茲爾於舜虞氏以興濯〻之麟

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
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盖未嘗有
宛〻黄龍興德而升采色玄耀煥
炳煇煌正陽顯見覺悟黎烝於傳
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
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

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主之事兢〻翼〻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相如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甫禪肅然

封泰山

倪寬 千乘人也遷左内史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問寬

陛下躬發聖德統集群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

昭告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為封禪告成合祛（開散也）於天地神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群臣浮人自盡修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和之極無總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順成天慶垂制儀采儒術以文焉

泠陰湯浮寶鼎

吾丘壽王

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
藏於甘泉宮群臣皆上壽賀曰陛
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
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群臣皆
以為慶壽王獨以為非何也有說則
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

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
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
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
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
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
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

並至孫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於
彭城而不觸浮天祚有德而寶鼎自
出此天之所以與漢乃漢鼎非周寶
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
王黃金十斤

與朱邑書

張敞

明主遊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
思之時也值敞逺守劇郡馭於編墨
匈臆約結固無奇也雖亦有安所施
乎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穆之業猶飢
者甘糟糠饑歲餘粱肉何則有無之

勢異也昔陳平難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進之則此人不因之下而進矣邑感敢言負薦賢士大夫多浮其助妻敬上便宜

漢三年成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白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將軍入言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

王為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
夷自海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會孟
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
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都雒以
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
均矣有德則易以德致人不欲阻險
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
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
為二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
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
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
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

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
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讫
隆成康之時臣竊藉以為不侔矣且夫
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
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其美
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
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
夫與人鬬不搤其亢而拊其背未能
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
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
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
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

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
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
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
春君

蕭望之上疏 翟禹親屬宿衛內侍地節三年
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

對曰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
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
天變宜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
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
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
勢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
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

姓舉賢材以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嚴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爲諫者

又上疏 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爲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

曰陛下哀憫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憙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陛下納

諫憂政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廉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
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聞

之使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視事

議一首

曰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

在教化之所助堯舜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而授官以贖罪如此則富者獨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因執聞出財浮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浮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

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化既成堯舜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遂不施敢議望之為左馮翊朔京師稱之

兩漢榮要卷之五

思陵周氏九松
延聖注書部
周邵
良金

ChLT 0238.25/1238

4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9 1932

兩漢榮要卷之六

說丞相申屠嘉

爰盎

字絲其父楚人也遷齊相徙為吳相辭行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盎還媿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間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与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說曰君為相國度孰與陳平絳侯賢
丞相曰不如益曰善君自謂弗如夫
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
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厮
養積功至淮陽守非有
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
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
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
稱善何也欲以致天下賢英士大夫
曰聞所不聞以益聖而君自閉籍
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
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

鄙人便不知將軍辜教引與入坐
爲上客

報任安書

司馬遷 字子長河内人也益州刺史任安字少卿與遷書責遷以進賢之義遷以此書報之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
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勤勤
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無誰語諺曰誰爲爲之

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
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
己容若僕太質已虧缺雖才懷
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
足以發笑而自黜耳書辭宜荅會
東從上来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幸
無以須臾之間浮竭指意今少卿抱
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
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
已不能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
者竟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
闕然不報幸勿過僕聞之脩身者

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
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
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
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慘於傷心行莫醜於辱
欲利悲莫痛於喪之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

所比數非一世也厥從來遠矣昔衛
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
因景監見趙良蹇心同予參乘爰
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才之人事
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慷慨之
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柰何令刀鋸

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
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
惟上之人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
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
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
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

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
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苟
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
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
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紀盡思慮今已
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

欲卬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
羞當世之士乎嗟乎嗟乎如僕尚何
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
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
上幸以先人之故使浮奉薄技出入
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
故絶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
竭其不肖之材力務盡心營職以求
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
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
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歡殷勤之歡
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

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
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
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
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
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
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僕
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兵不滿五
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
虜口橫挑強胡仰億萬之師與單
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
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懾乃
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

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
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
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
張空拳（音拳 空弓）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
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
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

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
所出僕竊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
悽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
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
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
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

已無可柰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
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
召問即以此指摧言陵功欲以廣主
上之意蹇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
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
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
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
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
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
圄之中誰可告訴者此正少卿所親
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
隤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重為

天下觀笑悲夫事未易一三為
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
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閒固主
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
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
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能與死節者
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
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
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
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
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
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

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
鬄毛髮嬰余鐵受辱其次毀肌膚
斷支體受辱冣下腐刑極矣傳曰
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
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
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

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埶不入削
木為吏義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
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
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
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
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

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
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
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
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
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
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

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
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
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
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
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
稍陵夷至於鞭笞之間乃欲引節

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
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
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
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
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
僕於妻子何如且勇者不必死節
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耎
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
湛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
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
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
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

後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
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
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
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
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
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
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
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
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
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
託於無能之辭細羅天下放失舊聞

放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毀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

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
斂指露衣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
浮自引深藏巖穴邪故從俗浮
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
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之私指謬乎
今雖欲自剔瑣曼辭以自解無益於
俗不信祇自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
是非乃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

東方朔設客難論

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
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
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

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
竹帛膚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
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
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
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
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
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
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
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
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
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兼以兵并為
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

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
內外有廩倉澤後世子孫長享今
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
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
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
天人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
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
畢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
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庸不
用則為亂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
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
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募之困

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輿
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浮掌故安
敢望常侍郎爭故曰時異事異雖
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云鍾鼓
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皐聲聞于
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

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
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
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詩若
鶴鳴于九皐傳曰天不為人之惡
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
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

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
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
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
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
蔽明黈音暖纊音曠充耳所以塞聰明
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
過無求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
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
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
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
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
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

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鍾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聲音哉由是觀之譬猶鼱鼩（音精劬鼠名也）之襲犬狐豚之咋（音乍語声）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
也藉蜀父老為辭
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
世威武紛紜湛恩注濊群生霑濡
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
流而攘風之靡被罔不披靡因朝冉
從駹定莋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
軌還轅東鄉將軼至于蜀都耆老
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
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
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
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
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

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
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
邛莋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
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强者不以
力并意者始不可乎今割齊民以
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

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
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已不化俗也
僕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
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
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
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

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
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
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民
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
戚之乃堙洪原決江疏河灑沈澹

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
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
勞躬傶胼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
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
君之踐位豈特委瑣握躖（音卓）拘文牽
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

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
馳騖乎無窮并包而勤思乎參天
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
内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
浸潤於澤者賢君取之令封疆之内
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
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絶異黨之域舟
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
猶微内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
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
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虜

係絫號泣內鄉而怨曰盖聞中國
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浮其
所今獨曷爲遺已舉踵思慕若枯
旱之望雨盭音隸夫爲之垂涕況乎
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强胡
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

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
故乃關沫若徼牂柯鏤靈山梁孫
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
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昒
音勿明旦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
於此而息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

音提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襄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絶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供樂者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鑾揚樂頌上威五下聲三觀者未觀指聽者未聞音猶焦朋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未知所進喟然並稱曰允哉

淮南王劉安上書諫伐閩越

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

越方外之地劗（音茁）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

勢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
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紀然天子未
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
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
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
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

不當其一浮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不
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
去不過寸數間獨視之若易行之甚難
叢茀能盡著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
老不見兵革民浮夫婦相守父子相

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
之奉不輸大內一年之用不給上事自
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
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
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處非一日
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
兵革無時浮息也閭者數年歲比
不登民待賑貸爵贅子以接衣食賴
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
年不登五年復鍾民生未復今發
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
踰領柁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乘以

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
毒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
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
傷者心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
臣使將軍閒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
屬之上淦音甘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

卒水居擊擢未戰而疾死者過半
親老涕泣孤子諱音呼破家散業迎尸
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
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
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
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

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
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
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
其年而死者為之慢愴於心今方內
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
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
閉晏闢朝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
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
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
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
山人迹絶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
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山峭峻漂石破

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
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
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
材者驟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素
邊城何且越人縣力薄材不能陸戰
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
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上也臣
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
乃足輓車奉饟(音讓饋食)者不在其中南
方暑濕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艐蛇
蠆(音郝蟹也)生疾疢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
者什二三雖擧越國而處之不足以

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闔閭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来内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絶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此

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戰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雜兔逃入山林險阻指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

罷倦食糧乏絶男子不得耕稼樹種
婦人不得紡績絍丁壯從軍老弱轉
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
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
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
尉屠睢擊越反使監祿鑿渠通

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
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倦越
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
當此之時外内騷動百姓靡敝行者
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
群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

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

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頒行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

乏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乏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朗秉執聖道負黼衣馮玉几南面而聽斷歸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響應陛下垂德惠以霑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

泰山而四維之也一日之間而煩汗焉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浮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部敕人臣之任也

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異其愚
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
師為一使之任也

長楊賦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

其辭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盖
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
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大
華而右褒斜椓截嶭而為弋紆南山
以為置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
隅帥軍踤作萃陸音祛錫戎獲胡搤熊
羆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為儲胥此

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
農人三旬有餘其廛至矣而功不圖
怨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游內
之則不以乾豆之事豈為民乎哉且
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令樂逸
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疲車甲本

非人主之急務蒙竊惑焉翰林主
人曰吁客何謂茲邪若客所謂知其
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僕
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其
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〻主人
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土窶軋窳音庾

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
豪俊麇沸雲擾羣黎為之不康於
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
極運天關橫巨海漂崐崘提劒而
叱之所過麾城摲（踈監切）邑下將降旗
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

不暇梳飢不及餐鞮鍪生蟣蝨尒
冑被霑汗以為萬姓請命乎皇天
乃展民之所屈振民之所乏規億載
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
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
寧躬服節儉綈衣不弊革鞜（音沓皮履也）

不穿大厦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
賤瑇瑁而疏珠璣却翡翠之飾除
雕琢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
而不御抑止絲竹宴衎（衍同）之樂憎聞
鄭衛幼（要）眇（妙）之聲是以玉衡正而
太階平也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

叛羌戎睚眥閩越相亂遐氓為之
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
怒爰整其旅乃命驃衛汾沄沸渭
雲合電發猋（音標 犬走也）騰波流機駭蠭
軼（音逸）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砰轒轀
破穹廬腦沙幕（作漠）髓余吾（水名）遂躐

作獵乎王庭驅橐駝燒熐蠡音騾乾酪分芻
作黎單于磔裂屬國夷阬谷拔鹵莽
刋山石蹂屍輿厮係累老弱吮鋋瘢
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
樹頷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
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迴戈邪

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僰音逼東馳
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絶黨之域自上
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蹻足抗
首請獻厥珎使海内澹然永無邊
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
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沉

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
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
以為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
虧故乎不肆險出安不忘危時以有年
出兵整輿誡戎振師五柞習馬長
楊簡力狡獸校武票音漂疾也翕萃然

反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
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豈弟行
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
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
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磍（音壓轄猛獸怒皃也）之虡
（音炬懸鐘架）戛擊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

肴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
祜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
之所勞也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父之
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
往號（比三五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
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

誇詡衆庶威狄玃 音又郭獸名也之收多麋
鹿之獲我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
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翕
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
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孚
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乃今日教誨

廓然已昭矣

解嘲

楊雄

其辭曰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
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縈
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分

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
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
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
畫一奇出一榮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
曜星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者莫當
顧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踈獨說十

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
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
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毋
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楊子咲而應
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
吾之族也往者周罔解結群鹿爭逸

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
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
士者貧鴇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
或自盛以橐或鑿坯以遁是故騶衍
以頡亢而取世資益軻雖連蹇猶為
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

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
徽以糾墨製以質鈇散以禮樂風
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
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
于八區家〻自以為稷契人〻自以
為咎繇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

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管
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
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
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
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
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

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
伯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
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雖
噤吟而咲唐舉故當其事也非蕭
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
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

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
乏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
世之士或解縛而相釋褐而傅
或倚夷門而咲或橫江潭而漁或
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
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鼻而先驅
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
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
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
相不倪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辟
是以欲談者宛舌而罔聲欲行者
擬足而投迹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

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
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
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也炎
炎者滅隆〻者絶觀雷觀火為盈
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
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〻者

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
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
遊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
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
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咲鳳皇執蝘
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咲我

玄之尚白吾亦咲子之病甚不遭臾
跗扁鵲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
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
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齒免
於徽翕扇蹈背扶服入橐激昂萬
乘之主累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

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頷頤折頞涕
淫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搤其咽抗
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
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
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榮舉
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

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洋也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詩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荣陳平出奇功名泰山向名阨隕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

可為之時則凶矣藺先生收功於章
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
金馬票騎發迹於祁連司馬長
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
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
然獨守吾太玄雄以為賦者將以風

之必推類而言極美麗之辭閎侈鉅
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
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
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〻
有凌雲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
明矣又頗以俳優淳于髡優孟子之

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
也於是轂不復為
兩漢菜要卷之六

5

ChLT G238.25/1238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9 1932

兩漢策要卷之七

潛夫論

王符 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少好學和安之後世務游宦更相薦引符獨耿介不得外進乃隱居著書以譏當時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号曰潛夫論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天之重位牧天之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
故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
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
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
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
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倫天官以私

許慶龍鐫

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潛
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
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
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
伐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
賊急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易

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
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
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
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
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
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有(見)朽貫千

許慶龍鐫

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
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
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
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
嬰兒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
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

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癇病富貴盛則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衡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乎夫烏以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滑者餌也貴盛顧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言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

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

浮侈篇　王符

王者以四海爲家兆人爲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

許慶龍鐫

寒今舉俗舍本農趍商賈牛馬車輿浮僞游手付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宄

姦宄繁多則吏安觸無嚴酷嚴酷
數加則下安觸無愁怨愁怨者多則
咎徵並至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
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富生於強亂
生於化危生於安是故明王之養民
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徵防萌以斷
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
害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
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昔孝文皇
帝躬衣弋綈革舄韋帶而令京師
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
制固亦甚矣其嫁娶者車軿數里

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
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
之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
後乃浮衣繒絲而乘車馬今雖不能
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古者
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
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
子泣曰古不修墓及鯉也死有棺而
無槨文帝葬洛陽明帝葬洛南皆
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冢
高令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
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檽梓

梗楩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塚
廣種松栢廬舍祠堂務崇華侈
按鄗畢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
曾子非不孝以為襄君愛父不在於
褒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昔晉
靈公多賦以雕墻春秋以為非君華

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為不臣況
於群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

實貢篇

王符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
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而衰國
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

之士哉誠苦其道不行耳夫十步之
間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
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大漢
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
下之脩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
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忠

許慶龍鏐

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矚是以朋黨
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澹依
其質榦准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
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
狀則德俾頒冊詳叢厥能則鮮及
中人皆緦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

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回賜師由孔子曰邱得四友其能不同也）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政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小大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監（濫）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出處語默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命（淪）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

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愛日篇　王符

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曰力也仁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義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羲上闇下亂力不足也孔子謂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賊盜起於貧窮

之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繇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勑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来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

許慶龍鐫

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令寃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難見如神）自畜百姓慶農農桑而趨府庭者相續道路非朝餉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日累月更相贍視或轉請鄰里饋粮應對歲功既霸天下豈無受其飢

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夫（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盖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曲則論（諂）意以行賕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賕故見私於法若事有久覆吏應坐之故（吏以應坐之）

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丞（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故（縣以應坐之）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為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排之於

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為訟其事豈
獲勝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
崇姦究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
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

述赦篇　王符

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

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
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
然後為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
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
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
明之哉夫謹勅之人身不踰非又有

為吏正直不避强禦而姦猾之黨横
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
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
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
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
矣其輕薄姦宄既陷罪法怨毒之

許慶龍鐫

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槩悉
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
服贓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訴（討）遭
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
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
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

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貴戚姦(威)姦惡除民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奸)宄難為法禁故不浮不有

許慶龍鐫

一赦興之更新順育萬民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浮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為大姦者寸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

也多歎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爲顧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宄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

昌言論二首

仲長統 字公理山陽高平人舉爲尚書郎論古今及時俗行事故發憤著損益法誡二篇

損益篇

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爲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

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
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
以士民之命假以生殺之權於是驕
逸自恣志意無厭極魚肉百姓以盈
其欲報蓼骨血以快其情上有慕救
不軌之女女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籍
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勢使之然也時
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慧已
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
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
故收其弄世之權校其從橫之勢善
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無壅滯之

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
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
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
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
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
役榮樂過於封君勢力侔於守令

許慶龍鐫

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
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
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
由網禁踈闊盖分田無限使之然也
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
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

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制
國以分人主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
繁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
里雖多山陵溥澤猶有可居人種穀
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遂着不過
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

許慶龍鐫

相連持限夫田以斷無并宅五刑以
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
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
移性情表德行以勵風俗覈才孰（孰）以
叙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
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

罰以驗懲勸糾游戲以杜姦邪察
苛刻以絶煩暴此十六者以爲政務
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靜勿懈惰有
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夫人
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畜積乃無憂
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畜

積非横賦斂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
則割剥貿易之罪乃可絶也畜積誠
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由其
道而行之民不爲奢由其道而取之
民不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廩貸
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

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鼎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藿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偽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浮拘絜而失才觝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以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阱以待天下之君子也

法誡篇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

之時諸侯朋德者皆一卿為政爰及
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
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
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
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
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

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
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强臣之竊命
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
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
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
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

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
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
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
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乖異
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
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

於死免乃是（迓為）呌呼蒼天號咷泣血者
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
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押（[illegible]）鄉里之
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勢既如此（彼）
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
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

通可為至愛而猶屢申屢嘉之志夫
見任於(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
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
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浮彈正
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
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

許慶龍鐫

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
自此以来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
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
左手擾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
知難之況明哲君子乎光武奪三公
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

而不行蓋親疏之勢異也毋后之黨
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位任萬
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鑑亦
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
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不當與之
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如此任

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
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
罪矣

崇厚論

朱穆字公叔桓帝時舉為侍御史常
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此論

夫俗之薄也有自来矣故仲尼嘆曰大

道之行也而邱不與焉盖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於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

禮法興而淳樸散道德以仁義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為上世之所薄況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厖則道數不遠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楚莊

不忍車於絶纓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處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為德誡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言斯言要矣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止也是以處華盛而忠信微刻薄而稠而純篤稀斯

蓋谷風有棄子(子)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

政論

崔寔 字子真明於政體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寫一通置之坐側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皐陶陳謀(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性(泆)不自覩或荒

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敝蔵誨厭
偽忽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
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踈遠之臣
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知士鬱
伊於下悲夫漢興以来三百五十餘
歲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弊人

庶巧偽百姓囂然咸思中興之救矣
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
後乃理哉期於補綻缺壞枝柱邪傾
隨刑戮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
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
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

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来遂衆
公以臨人景公以受命之君每轉創
急異務也是以節禮非其不同所
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
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
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

簡忽所見惡可與論國家之大事
哉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
政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
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
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
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

嚴刑峻法破姦宄之膽海內肅清天下密如薦勳祖廟享歸中宗筭計見効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率以惰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而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觸興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

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
王之敝值戹運之會自數世以来政
多恩貸馭委其轡馬貽(⿰氵⿰馬台)其銜四牡
横奔皇路險傾方將柑(⿰氵甘)勤(⿰氵勒)韃輈以
救之豈暇鳴和鑾請(⿰氵清)節奏哉必欲
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

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
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
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呂為輔
作樂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若
不然則多為累而已

兩漢榮要卷之七

兩漢榮要卷之八

賢良榮

申屠剛 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平帝時王莽專朝隔絶帝外家馮衛二族不得交官剛因對榮言之

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

今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
懼然自刻者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
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
新惟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
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夫
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
免襁褓即位以來至親公讎外戚杜
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
猶援姻戚親疎相錯杜塞閒隙誠
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使之傅非
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
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

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
沒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
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
其宗黨摧抑外戚結貴擾權至堅
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王者承天
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
不敢以大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
之德昭然覺悟遠術述帝王之迹近遵
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以
抑禍患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
親戚外絕邪謀詒闕拜災異章

郎顗 字雅光北海安邱人也順帝時災異屢見公車徵顗乃詣闕拜章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脩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削（三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祗悔方今時俗奢供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脩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

地之道其猶鼓籥乎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薦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大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

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大學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鑒庚遷殿去奢即儉夏后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為諸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

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
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
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
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三公上應台
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陰寒反
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
著于舜典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
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
疾自逸被策文滔賜錢即復起矣
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
興致升平其可滔乎今選舉牧守
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

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疎小綱數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

又條對便宜事

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三正五行也）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己（戌亥之間為天門也）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眚災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於）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之

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徽膳數年以
来穀收稍減家貧戶饉歲不如昔百姓
不足君誰與足之水旱之災雖尚未至
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先予曰人
之飢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
帝綈袍革舄木器無文約身薄賦

時政升平今陛下龍德中興宜遵前
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
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
宋景以延年

又對臺詰顓曰對云自虹貫日政變常也
臺詰辭

朝廷率由舊章何以(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變(舊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導養萬物王者因天視聽

奉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在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令(令)選舉皆歸

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
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
客填集送去迎来財貨無已其當遷
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
閨長姦門興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
章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曲
之意差不滔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
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臣誠愚戇
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
又孔子曰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
易避而難犯也易曰易則易知簡則
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

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号隨事稱謂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
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
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意(境)来年
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
所以順天道也

又薦黃瓊李固書

臣聞剖舟刻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
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
為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
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輝者也詩云赫
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

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已来
勤心庶政而三九（三公九卿）之位未見其人是
以災害屢臻四國未寧臣考之國典
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為功失士為
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壽以德
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馳貢
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
不讎来無所進無所趨則皆懷歸
藪澤脩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
下以為人不用之則違天統違人望違
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
眚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

始之缺五際之危其咎由此臣伏見江夏
黃瓊耽道樂術清正自然被褐懷寶
含味經籍又果非從政明達變復朝
廷前加恩寵賓于上位瓊入朝日淺
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天
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
時還在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
之禮徵友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李
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
潔白之節情同饑渴忠貞之操好是
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
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為聖漢宜蒙

時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
以官次昔顏子十六天下歸仁子奇稱
齒化阿有聲（子奇齊人年十八為阿邑宰）若還瓊徵固
任以時政伊尹傅說不足為比則可
垂景光致休祥矣

薦伏湛（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
武帝時南陽太守杜詩薦湛）

臣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
束脩訖無毀玷經為人師行為儀表
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吏人畏愛
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
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
以宰相之重衆賢百姓仰望德義

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頽堂〻國之光輝知略謀慮朝之淵藪髫髮厲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古者選擢諸侯以爲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闕拾遺臣詩愚戇不足以知宰相之材竊懷區〻敢不自竭

貢舉議

韋彪 字益達扶風平陵人也建初二年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吏事寖略咎在州郡彪上議焉

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
其人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
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
相兼是以益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
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
鍛練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
而行者（在）正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
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明其等曰閥積其功曰閱）然其
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石）賢則貢舉皆
得其人矣

又上置官選職疏

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
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晚（讒）習文
法長於應對然察〻小慧類無大
能宜簡常歷州宰素有名者雖
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
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

絳侯木訥之功也又諫議之職應用公
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其
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
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推（維）留聖心

諫疏

杜喬 字叔榮河內人也桓帝時遷大司農梁冀子弟五人無功並封喬上書

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未世瞽
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官者
徽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為
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
失其望姦回不語（詰）為惡肆其凶故陳
資斧而人靡畏班（爵）祿而物無勸苟遂
斯意豈但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
可不慎哉

復肉刑議

孔融字文舉獻帝時將作大匠時
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
古者敦厖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

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
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
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
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
紛紜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
牧之地千八百君各刖一人是下常
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也且
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趍
惡莫復歸正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
智如孫臏寃如萇伯才如史遷達如子
政（劉向字也）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
庸穆公之霸秦雖之晉立衛武之

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
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
德之君遠度深推（惟）棄短從長不苟革
其政者也

薦吳良疏 字大儀齊國臨淄人初為郡吏驃騎將軍東平王辟為西曹甚相敬乃薦之

東平王蒼

臣聞為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
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
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
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
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
政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私慕

公叔同升之義懼於威文竊位之罪
敢秉愚誠冒犯嚴禁

上時政疏

桓譚 字君山 拜議郎給事中
因上疏陳時政所宜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
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
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
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
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
楚莊王謂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
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
不能定也王曰不穀之猶（獨）在君亦在臣乎

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侯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

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
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
吏以理萬人懸賞設罰以別善惡惡
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
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
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
健故雖有怯弱猶強而行之此謂聽
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又夫理國之
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
二業鎔商賈不得官（宦）為吏此所以抑
無并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放）田
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

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
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其
目今可令諸商自相糾告若非自身
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
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
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
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
法問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
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
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法
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須下郡國
蠲除故條如此天下方知而獄無寃濫矣

復上時政疏

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謠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

屏犀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議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尔胄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殄滅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

終

ChLT 5238.25/1238

6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9 1932

兩漢策要卷之九

上災異疏

襄楷 字公矩平原人也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延熹九年楷詣闕上疏

按春秋以来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也臣以為河者諸侯之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為帝也太
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
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
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
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
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

上時政封事

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霹靂數發
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地之
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
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來享國

蔡邕 字伯喈陳留圉人靈帝時頻有雷霆疾風地震隕雹蝗邕乃言

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
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祭官也迎氣
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屢委
有司雖有解除猶為踈廢故皇天
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
隱厥風發屋折木坤之為地道易稱

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為
下叛夫權不在上則傷物政有苛暴
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
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
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
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

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已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收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上功臣疏

杜詩 字君公光武時遷南陽太守求避功臣乃上斯疏

陛下正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脩文群師帥反旅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垂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櫜弓也夫

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鷙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和悅如鳧戲藻）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屬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讎其功而屬其用無以勸也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

興儒學疏

樊準　字幼陵和帝時為郡功曹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上疏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猶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群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籍每饗射禮畢王（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仰雖闕里之化雙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久充禮官詳覽羣言響如振

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
大隨化雍〻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
士悉通孝經今學者蓋少遠方尤
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
麗志謇〻之忠習諓〻之音辭踐文吏則去
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
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
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淨之化流景
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
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

諫起北宮疏

鍾離意 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顯宗即位轉尚書僕射永平三

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遂乃詣闕免冠上疏云

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皆（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且宜罷止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無有行能久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愚戇征營罪當萬死

說廉丹辭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王莽遣廉丹伐山東衍說之

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通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且衍聞之時無怠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於博浪之中勇賈余太山將軍之先為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令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於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

從之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大
郡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内
牛酒日賜納雄健之傑之士詢忠智之謀
要將来之心待從横之變興社稷之
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
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
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軀及
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
敗而為功願明公深計

復說丹辭

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
未萌況其昭晳者乎凡患生於所

忽禍發於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贅於人故信庸之論破金石之策襲當世之操失高朋之論（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

上自陳疏

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數之則疏譬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為罪施之以德則為功遠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如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

排於衛青此忠臣之常所為流涕
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
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
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
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正之故成
私門之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

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事君
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
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修勅外遠
嫌疑故敢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
本業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
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

太原執債財之柄居倉卒之閒擾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年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飭躬力行之秋而悠讎叢興譏議橫出蓋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也疏遠壟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

薦謝安固 字孟堅夷吾字堯卿夷吾迁鉅鹿太守固薦之

班

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皐陶政致雍熙殷周雖有高宗昌發

之君猶賴傅說呂望之榮故能克
崇其業允協大中竊見鉅鹿太守
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
而英姿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
行包九德仁之濟時智周萬物加
以少膺儒雅韜合（含）六籍推考星度

綜校圖錄探賾聖祕觀變歷徵占
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王
務昔為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
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綱勗臣奕
弱得以免戾實賴厥勳及其應選
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

神爰牧荆州威行邦國奉法作政
有周召之風居倫履約紹公儀之操
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察實
為九伯之冠遷守鉅鹿政合時雍德
量績謀有伊霍管晏之任闡弘道
奥同史蘇京房之論雖密勿在公
而身出心隱不循名以求譽不馳
騖以要寵念存邀遁演志箕山方
之古賢實為倫序採之於今超然
絶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漠之棟梁
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
軌於曆象下綏五品咸訓於嘉時必

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
而已臣以頑駑器非其儔尸祿負
乘夕惕若厲願乞骸骨更授夷吾
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望

奏罷鴻都文學表

陽球 字方正靈帝時拜尚書令

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
嗣何觀按松等皆出於微蔑斗筲
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
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
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
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辨心假手

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
蟬蛻濁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
嘆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
人君動鑒浮失未聞壅子小人詐
作文頌而可妄窺天官垂象圖素
者也夫(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
顧罷鴻都之選以清天下之謗

上陳政疏

呂強（字漢盛少以宦者為小黃門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讓不敢當乃上疏）

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列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非勞以重天爵明勸戒

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
侍中許相並為列侯節等宦者祜薄品
卑人賤讒謟媚主佞邪徼寵放毒
人物疾妬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轘
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
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

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繼
為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聿脩
厥德而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
或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
賢才不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
陽乖剌稼穡荒蔬人用不康罔

不由茲令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
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
萬數樓閣連接丹青素堊雕刻之
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
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至使籩
豆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
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
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
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
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
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
王甫等竊詔書踰百邕不敢懷道

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訶
竪宦陛下不伏(密)其言至令宣露群
邪項領膏脣拭舌競欲咀嚼造
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
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
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
測之難下懼劒客之害臣知朝廷
不復得聞忠言矣

達旨辭

崔駰 字亭伯善屬文常以典籍為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駰擬楊雄解嘲作達旨辭以荅焉

或說已曰今子韞(韞)櫝六經服膺道術

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乎重
淵仰探遠乎九乾窮至頤（贖）於幽微
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
庭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己
退不黷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
曩真抱景特立與上（士）不群蓋高樹

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不（從）凡
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
官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率
淳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
選利器於良材求鎮鄉於明智不
以此時攀台階闚紫闥據高軒望

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惑焉荅曰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淳朴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

仁為非得義為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或盥耳而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長飢或重聘而不來或屢出（黜）而不去或冒詢（音后辱也）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漁父

見兆於元龜若夫紛纕（音奴董切盛也）塞路凶
虐播流人有昏墊之厄主有疇咨
之憂條垂藟蔓上下相求於是乎
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
時也昔堯含慼而皐陶謨高祖歎
而子房慮禍不降（三散）而曹絳奮結不

解而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
乃將鏤玄珪冊顯功銘昆吾之冶勒
景襄之鐘与其有事則褰裳濡足
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人（汴）也當其
無事則躐纓整襟規矩其步德
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

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主
上之育斯人也撲（三樸）以皇質彫以唐
文六合恰（三怡）〻比屋為仁壹天下之衆
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环（三坏）
冶一陶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家〻
有以和樂人〻有以自優威械藏

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濟茲兆
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尚
父之厲伊臯不論奚事范蔡夫廣
厦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縶
陰事終而水宿藏場功畢而大火入
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

被宇冠盖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爲之稀藝拱把不爲之數悠〻罔極亦各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子笑我之沉滯吾亦病子屑〻而不已也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縶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

上宜爲章句學疏

徐防 字謁卿沛國銍人和帝時拜司空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爲章句以悟後學

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殘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其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子既遠徵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弊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滑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世常道專精務本

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明文策
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
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
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者皆正以為
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
策雖所以失或久差可矯革

上輕侮法議

張敏 字伯達河間侮人建初五年為尚書時有人辱人父者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因定議為輕侮法敏駁之

臣伏見孔子垂經典皐陶造法律
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為非也未曉輕
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

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有（三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為天地之性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人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災秋一物華則為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天下幸甚

駮察舉限年議

胡廣 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順帝時為尚書僕射時尚書令左雄改察

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為德臣以獻
可替否為忠故書載稽疑謀及卿士
詩美先人詢于芻蕘國有大政必
議之於前訓咨之於故老是以慮
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
學文吏試章奏廣興尚書郎
屢史敞
駁之

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
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
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明
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
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令懸於日
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

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
盖制(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
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子產相鄭晏子)
(仕東阿也)甘奇顯用年乖强仕終賈揚聲
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
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上(注)賢臣

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
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便利未明
衆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事(重)而
不訪合(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
者剥異〻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
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

同異

薦胡廣疏

史敞 陳留郡缺職尚書史敞薦廣焉

臣聞德以旌賢爵以達事明試以功典謨所美五服五章天秩所祚（三作）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擧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直（三真）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經典奧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忠正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

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宜
試職千里匡寧萬國陳留近郡今
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
願以參選綱紀頹俗使束脩守善
有所勸仰

大臣行三年之喪疏

陳忠 字伯始永初中權拜尚書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
闋還職忠上言孝宣令人從軍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
三月勿徭令葬
送請依此制

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
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
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

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
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
方實為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
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
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
祀之禮定於元成備於顯宗大臣 三雍之序

終喪成乎陛下聖功靡 美業 以尚茲孟
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
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
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 甘陵安帝母陵

改鑄大錢議

劉陶 字子奇桓帝時游太學議者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陶上疏

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通（逋）畝女不機（下）故君臣之道王（行）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軸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飡所患靡鹽之事豈為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

德唐虞之文明獨不觸以保蕭牆
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
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
殖之本多言鑄錢之便蓋萬人鑄
之一人奪之猶不觸給況今一人鑄
之則萬人奪之幸雖以陰陽為炭

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
士猶不觸已無厭之求也夫欲民
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
不勞而已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
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
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

棲烏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
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
寬鍥薄之禁後冶鑄之議聽民
庶之謠吟問路衆(叟)之所憂瞰三光
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
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疑惑

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
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
懷中篇而歎(近聽)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
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傍偟不
能監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版

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
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崩
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
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
末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然出涕
者也

諫設法豪右奏記

張敞 王暢字叔茂拜南陽太守下車奮厲威猛豪黨有釁莫不糾發會赦放者更為設法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豪右大震功曹張敞諫之

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
方歸仁武王入殿先去炮烙之刑
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

皇帝感一緩縈蠲除肉刑卓茂
文翁召父之徒皆深疾嚴刻務崇
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
之君網漏吞舟之魚悉後三光明於上
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効甚近
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難以欲懲惡
難以聞遂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
耀敷仁惠之政則海内改觀實有
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愚以為
懇懇用刑不如行惠夢夢求姦不
若禮賢舜舉臯陶不仁者遠隨
會為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讓

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

吳門近文齋穆氏局刻

封事

馬嚴字威卿扶風茂陵人其冬有日餘之災嚴上封事

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

褒貶無功不黜則陰盛侵陽臣伏
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
奉事盡心為國而司察偏阿取
與自己同則舉為尤異（異）則中以刑
法不即垂頭塞耳採求財賂人（又）選
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

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
察能（否）以懲虛實今宜加防檢式遵
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
吉以年老優游不按吏罪於是宰
府習為常俗更共圖養以崇虛名
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違（建）官

賦祿之意宜勑正百司各責其事
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
法令傳曰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
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
人狎而翫之為政者寬以濟猛猛
以濟寬如此綏御有體災眚清矣

諫擊匈奴疏

魯恭 字仲康和帝初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徐西將軍耿秉擊匈奴

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
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
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
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

獲上天之祐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而不絕今邊境無事宜當脩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又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来有我而吉已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

儒學疏

魯丕

字叔陵 侍中賈逵薦丕道藝深明宜見任用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

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皐陶之相戒顯周公箕子之所陳觀乎人文化成天下陛下廣納謇

以開四聰無令蒭蕘以言得罪既
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
遺失十三年遷爲侍中

肉刑議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建武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巖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宄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

卿林於是奏議

夫人情挫辱則節義之風損法防
巖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道之以
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古之明王深識
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

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浮失
故破矩為圓斲彫為樸蠲除苛政
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
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
限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
妨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
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
相遁為敝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
制不合翻移帝從之

諫疏

陸康 字季寧吳郡人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農百姓貧苦康上疏諫

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故萬姓從化萬靈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

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蝝（音緣蝗子）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

捐舍聖戒自蹈亡主(汪)之法哉傳曰君
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
下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塞兆
民怨恨之望

日食疏

朱浮 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光武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斤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食之異浮上疏

臣聞日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
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為陽
為上為尊為長若陽不上明尊長
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五典紀
國家之政洪範別(淡)偽異之文皆宣

朋天道以徵来事者也陛下哀愍海
内新離禍毒保有生人使得蘇息
而今收(汝)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
輒見斥罷豈不黎然黑白分明哉
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
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
名子孫因為氏姓當時吏職何能
惡理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以為
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
日(汨)也而閭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
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
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

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
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
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
爭飾詐僞以希虛舉斯皆羣陽驁
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
折功卒成者必亟斂如擢長久之業
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
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
下游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
後天下幸甚其議自是牧守
易代頗簡又曰夫事積久則吏自重
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

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臣浮愚戇不勝惓惓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七年轉太僕

禘祫議

張純字伯仁建武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宜據經典詳為其制

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殷盛也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又前十八年親

幸長安亦行此禮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

又封禪疏

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雅治人風告成功焉樂動聲儀曰以雅治人風成於頌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祀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

岱宗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
中興之命平海内之亂修復祖宗撫
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
雲行惠澤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
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来賀今攝提
之歲倉(潛)龍甲寅德任(涖)東宮宜乃(汲)嘉
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
月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勒功勲
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甫祀地祇傳
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
東巡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

禮樂議

張奮 字穉通

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子夏曰禮以脩外樂以制內某已矣夫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臣以為漢當制作禮樂是以先帝聖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衆儒不達議多駁異臣累世台輔而大典未定私竊

惟憂不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冀
先死見禮樂之定謹條禮樂異議
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孝武皇
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
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褒今陛下
但奉而成之猶周公斟酌文武之道
非自為制誠無疑所疑久執謙讓令大
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祖宗
功德建太平之基為後世法帝雖善之
猶未施行

日食疏

鄭興字少贛建武四年三月晦日食興乃上疏

春秋以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往年已來讁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按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素服也）君不舉（不舉盛饌）避移時樂用鼓祝用幣史用辭今蓋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讁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是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正（汲）而相管仲

晉文歸國而任郤穀者是不私其私
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
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
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
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
下覽齊晉以成屈已從衆之德以
濟羣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
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
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
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
今年正月繁霜自爾已来率多寒
日此亦急咎之罰天於聖賢之君猶

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
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
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
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採廣謀納
羣下之策書奏多有所納

立博士疏

范升

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
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
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
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
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

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奭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奭五經竒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秉廢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而約之弗叛矣夫學一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猶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難立輒復

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
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觀
至于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傳曰
聞疑傳疑闕信傳信而堯舜之道
存顧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
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以
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正夫
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
孔子始書謹奏條左氏之失凡十四事

立左傳博士疏

陳元字長孫建武初元与桓譚杜林鄭興俱
為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傳博士范升
奏以為左氏淺未宜立
元聞之乃詣闕上疏

陛下機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
謬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昃延羣
臣講論聖道知邱明至賢親受孔子
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
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也
今論者況溺所習欲守舊聞固執虛
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
氏孤學少與遂為異家之所讒冒
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絶弦至寶
不同衆好故卞和泣玉仲尼聖德而不
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
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

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
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
五事按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
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
巨謬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抉瑕擿
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

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
經故不置博士浚主所宜因襲臣愚
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
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
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
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〻太子

受公羊不滑受穀梁孝宣皇帝在
民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
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
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
立不必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
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
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雖
婁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為新聲
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
意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
義辛淵聖獨見之旨公明黑白建
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

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邱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帝卒立左氏

條左氏傳大義疏

賈逵 字景伯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出左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條奏之

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明著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

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絶固已甚遠而寃抑積久莫省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祕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違衆心故出歆爲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

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儒師
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
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
氏崇君父畏臣子彊幹弱枝勸善
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
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
有所採易有施益復立梁邱尚書
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
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
明劉氏為堯溼者而左氏獨有明
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
不得為火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

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今堯不得
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
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
本改元正　垂萬世則是以麟鳳百
數嘉瑞雜遝猶朝夕恪勤遊情
六藝研機綜微靡不審覈若復留

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
失矣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賜衣
一襲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
者二十人教以左氏

漢紫卷之十

ChLT 5238.2/1238

7

兩漢榮要卷之十一

史記畧論

班彪 字叔皮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彪乃繼采前史遺事旁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

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益子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
事一也竊之閒魯君子左丘明論
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
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
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
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
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
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
荣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
賈記錄惟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
之世太史令司馬遷采左氏國語刪
世本戰國荣據楚漢列國時事上

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
書表凡一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
記自漢元至武則絶其功至於采經
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踈略采
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
議淺而不蔓其論術學則崇黃老
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
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
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
也然善述事理辭而不華質而
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
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

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
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
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淺之所
以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
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
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

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
之著作采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
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
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
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
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

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建東宮師保議

彪復辟司徒玉況府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

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為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為善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慎所習者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公史

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
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
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
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
自邪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言
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鼂
錯道太子以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
書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
之周堪之徒以文
以下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
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脩習禮樂
而傅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

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
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
屬又舊制太子會湯沐十縣設周
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廂省視
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
問而已朔不嫌黷廣其敬也書奏

帝納之

上疏

左雄字伯豪遷尚書令上疏陳曰

臣聞柔遠知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皐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

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
用和睦禮讓以興興故詩云有淒淒
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
厲既亂不自為政褒艷用權七子
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其詩
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
胡為虺蜴音毀易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
周既滅六國并秦坑儒泯典棄
五等更立郡縣設令長郡置守尉
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
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恍
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

又誡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側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剌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来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

浸剔弊巧僞滋蒔下飾其詐上肆
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
切莫慮長久課謂殺害不辜為威風
聚歛整辦為賢能以理已安民為
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
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
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
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
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暮月言善
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
拘撿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
以求名州牽不濆競共辟召踴躍

升騰趍等踰匹今之墨綬猶古之
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齊於
匹嫡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
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
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鄉
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
者寛其負算增其祿秩吏職滿
歲牽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
之路塞虚偽之端絶送迎之役損賦
歛之源息循理之吏浔成其化率土
之民各寧其所迓配文宣中興之軌
流光垂祚永世不刊帝感其言申下

有司考其真偽詳所施行

上疏

陳忠 字伯始安帝始親朝事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納容乃上疏

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置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袁盎眾人之議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

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者死今
明詔崇高宗景之德推宗景之誠引咎
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
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
響應爭為切直若嘉謀異策宜
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剌雖苦口
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
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
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
之路

諫疏 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青變咎輒切免公台忠以為非國舊體上疏諫曰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

稱曰家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為下
御坐則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
監察而董是非漢興蕭曹丞相所
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
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
見任重於三公陵遲已来其漸久矣
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
敢安見有所興造又不敢希意同僚
以謬平典而諂諛自開罪之萬死近
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異復
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
心移咎丞相使責驃納說方進方進

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徒垂宗景之誠
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
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為先
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
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
圓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
之典萬世之法也忠意常在褒崇大
臣待下以禮頃之遷尚書令

上疏

陳龜

字叔珍永和五年會羌胡寇邊桓
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為度遼將
軍臨行
上疏

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陲雖展鷹

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反薦
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貴荅萬分也
至臣頑駑器無鉛刀一割之用過受
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
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
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

之任上慙聖朝下懼素餐雖歿軀體
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塉埆鞍馬
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
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縣命鋒鏑
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
奴數攻營郡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

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
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
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雖含生
氣實同枯朽往歲租更空缺老者慮不
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以百姓為
子品庶以陛下為父焉可不日冺勞神
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舍其子以
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
惡主也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文王
西伯天下歸之豈復輿金輦寶以
為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

之言除肉刑之法體德行仁為漢賢
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
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
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
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
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

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
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
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
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守
牧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
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

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
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
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
之患矣帝悟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
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既到職州
郡重足震怵鮮卑不敢近塞掃

立石經

盧植字子幹嘉平四年立太學石經以
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

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
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人
禮諸經發起紕繆敢率愚淺為之
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

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兔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為實厭仰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

上疏

傳燮 字南容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俱討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上疏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

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
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
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鬱蔑
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
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黃巾
雖盛不之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
於治水不自其源未流彌增其廣尔
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聞弄權
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
服臣之所憂甫益深爾何者夫邪正
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
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己之兆見皆將

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擬於屢
至帝虞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
臣將沒有杜郵之戮陛下宜思虞舜
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
人思進姦惡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
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用
其情使臣身備缺鉞之戮陛下少
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靈帝識變言

應問

張衡字子平順帝初再轉復為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遷自去吏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問以見其志云

有問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乎下

學士達佐國理民有云為也朝有所
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
故伊尹思使君為堯舜而民慶唐
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咎
單亟咸寔守王家申伯樊仲實翰周
邦服袞而朝介圭作瑞厥跡不朽垂
烈後昆不亦至歟且學非以要利而
富貴華之富以行令貴以施惠惠施
華興器賴周飾為好人以輿服為
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己博
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曩

滯日官今又原之雖老氏曲全進道若
退然行亦以需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
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機不存焉徒經
思天衢內貽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
嘗訪于鄙儒深厲淺揭隨時爲義
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狐技鄒參輪
可使自轉木雕猶觸獨飛已垂翅
而還故棲盡亦調其機而鉆諸昔
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
獲曷若畢體屈已美言以相先鳴於
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用汲勳雪前
咎婢狠不柔以意誰靳也應之曰是

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之不愽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縣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求之無益故智者面而不思阽身以徼幸固貪夫之所爲未得而

豫喪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於心有猜則簋飧饌餔猶不屑餐旌瞀以之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士或解袒褐而襲黼黻或委弔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

輸力致庸受必有階渾元初基靈軌
未紀吉凶紛錯人用朣朦黃帝為斯深
慘有風后者是焉信之察三辰於土
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
常則風后之為也當少昊青陽之末
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

之為也人各有能因藝受任鳥師
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齊晝
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壯天且不堪兼
況以人該之夫玄龍逆夏則凌雲而
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淈泥而潛蟠
避害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

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不理仲尼不
遇故論六經以俟来辟恥一物之不
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
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
人無所麗襡武縣縋而秦伯退師
魯連係箭而聊城弛柝從往則合

横来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咸
以得人為梟失士為尤故樊噲披帷
入見高祖高祖踞洗以對酈生當
此之會乃黿鳴而鱉應也故能同心
戮力勤恤人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
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名有攸建

子長諜之爛然有第夫女魃而北應
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溽暑至
而鶉火棲寒冰沍而黿鼉蟄今也
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
質共劑若脩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
立立事有三言為下列下列且不可庶

矣奚冀其二哉乎茲縉紳如雲儒
士成林及津者風攄失塗者幽僻
遭遇難要趨偶為幸世易俗異事
勢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
斯契船而求劒守株而待兔也冒愧
逞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履

也越王句踐事此故厥緒不承捷徑
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
忍以歙肩雖有犀舟勁楫猶人涉卬
否有須者也姑亦奉順敦篤守以忠
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不見是而不
惛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

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
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
周聃與世殊技固孤是求子憂朱
汗漫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
也子覩木鵰獨飛愍我垂翅故棲
吾感去鼃附鴟悲爾先笑而後號

也裴豹以斃皆燔書禮至以掖國
作銘弦高以牛餼退敵墨翟以縈
帶全城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
以秃節効貞蒲且以飛矰逞巧詹
何以沈鉤致精弈秋以碁局取譽
王豹以清謳流聲僕進不能參名

於二立退不能羣彼數子愍三墳之
既頹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訓之可鑽
聊朝隱乎柱史且韞匵以待價踵顏
氏以行止會不慊夫晉楚敢告誠於
知己

廣成頌

馬融字季長鄧太后臨朝兄隲輔政而
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
臣聞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奢儉
之中以禮為界是以毓粹山樞之人
並剌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夫
遂寢菟狩之礼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
橫乘此無備隲乃感激以為文武之
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初
元二年上廣成頌

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先王所以和平
府藏順養精神致之無疆故戛擊
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
詩聖主賢君以增盛美豈徒為奢
淫而已哉伏見元年已来遭值厄運
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荒棄禁

苑慶弛樂懸動憂潛思十有餘年
以過禮數重以皇太后體唐堯親
九族陛下復有虞叅之孝外舍諸
家每有憂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
稀有曠絶時寧息又無以自娛
樂殆非所以逢迎大和裨助萬福也
臣愚以為雖向頗有蝗蟲今年五月
以来雨露時澍祥應將至方涉冬
節農事閒隙宜幸廣成覽原隰
觀宿麥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察
庶百姓復覩羽毛之美聞鍾鼓之音
歡嬉喜樂鼓舞鼜畔以迎和氣招

致休慶小臣螻蟻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

上疏

蔡邕 字伯皆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玄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

久缺不補邕乃上疏

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飢漸至空耗今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

之士或復限以歲月孤疑遲淹以失
事會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
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
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闕邪首韓
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
以才宜還守本邦又張敞之命擢授
剡州豈復顧循三互繼以未制乎臣
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
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
以差厥中

諫疏

陳蕃 字仲舉桓帝時封賞踰制
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
人君者容悅是為今臣蒙恩聖朝
備位九列見非不諫是容悅也夫諸
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
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
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
爵尚書令黃儉先人之絶封近習
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
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
之内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
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
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

止陛下宜採求得失擇從忠善尺一
選舉委尚書三分使褒責誅賞各
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納其言

諫疏 延熹六年車駕幸廣成校獵蕃上疏諫之

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
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
違此則為肆縱故臯陶戒舜無放逸
游周公戒成王無般于遊田虞舜成
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王者乎夫
太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
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
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

陛下焦心毀顙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
揚旗曜武驕心輿馬之觀乎又前
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
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
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
琅琊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
馬之音舉首嚬眉之感景公爲之不
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
爲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游
之害人也書奏納之

辨和同論

劉梁 字曼山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

愛而爲害有惡而爲失其故何乎盖
明智之所得闇僞之所失也是以君子
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
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
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
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君子食之以

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
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
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爲
正以匡惡爲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
其惡則上下和睦能相親也昔楚
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

主社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不
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自領
以歿請為靈若厲大夫許緒及其
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者從其善不
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南
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
而知其過可不謂知恭乎大夫從之此
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
無度羊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於乾
溪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鄢陵
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
巫臣此愛而害之也臧武仲曰孟孫之

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疢也
疢毒滋厚石獨生我此惡而為美者
也孔子曰智之難有由也有感武仲之知而
不容於魯國抑其知義譏其違
而不怨矣蓋善
道也夫知而違之僞也不知而失之闇
也闇與僞焉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
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
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
失之也夏書曰念茲在茲庶事恕施
忠智之謂矣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
不為利回不為義疚進退周旋惟道

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可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勃鞮以逆文爲成傅瑕以順厲爲敗管蘇以憎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爲斷不在愛憎以道爲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

薦禰衡疏

孔融字文舉衡自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遂至於刺字漫滅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脩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爲交上疏薦之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
以招賢俊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
疇茲熙載羣士響臻陛下睿聖纂
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嶽
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
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信英才

卓礫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
輒誦於口耳所瞥聞不忘於心性與道
合思若神有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
衡之準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
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任座抗行
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

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
辭溢氣至（音八盆塵也）涌解疑釋結臨敵有
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紹
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
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
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

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薇垂
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
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
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
可多得激楚揚阿至妙之容臺牧
者之所貧飛免騕褭絕足奔放

良樂之所急臣等區區敢不以聞

兩漢紀卷之十一

8

ChLT s238/p25/1238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62

兩漢

與

由劉

書曰愚聞專己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雖有明聖之姿猶屈己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人不以獨見為明而以萬物為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為鄉里所推廊廟之計既不豫定動軍發衆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

羣衆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勢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上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

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順人所
助者信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
之禍毀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
虧傷父子之恩衆賢破膽可不慎哉
頤不納

上封事

盧植 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
音聲如鐘少与鄭玄俱事馬融
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
遷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

上封
事諫

臣聞五行傳曰晦而月見謂之朓音窕王
侯其舒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
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言其相掩

不過移時而間者日食自巳過午既
食之後雲霧晻曖比年地震彗孛
互見臣聞漢以火德化當寬明近色
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
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灾凶宜有其
道謹略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
曰禦癘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
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
覈舉賢良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
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
恕申宥回枉禦癘者宋后家屬並
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

之來皆由於此宜勅收拾以安遊魂備
寇者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
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脩禮
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
洪範攘（讓）服災咎遵堯者今郡守刺
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
九載可滿三歲御下者請謁希爵一
宜禁塞遷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
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
略細微帝不省

諫疏

竇武 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
融之玄孫也時國政多失內官

專寵太子膺杜密等為黨事考
逮永康元年武上疏諫曰

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不卹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並熙名奮百世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

聖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而常侍黃門續為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強伏尋西京放恣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

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
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
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
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
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
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等逮中(池)抗

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
佐而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
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
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
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
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

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真士朝之
良佐尚書郎張陵嬀皓苑康楊喬
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
内外之職羣寸並列而陛下委任近
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内幹心膂
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官爵欺
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
良平決咸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
寶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
消天應可待閭者有嘉禾芝草黃
龍之見夫瑞生必由(於)嘉士福至實由
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

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
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帝不許有詔
原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若盧都
內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

災異榮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也陽嘉二年有地震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榮詔又特問當世之弊為政所宜

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
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
為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
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
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

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
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
和無黨援者輙見斥逐是以淳厚之
風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
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
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

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令聖
躬狼狽相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
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
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
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
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

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
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
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宗
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之
以酬其勞若至於列土開國實乖舊
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
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
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
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
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闇
氏位踰甚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
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

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壽尚可
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無加永平建
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與
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
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
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
吏察孝廉者將以其秉威權容請託
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震
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
默不干州郡而諺僞之徒望風進舉
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
主為子求郎朗帝不許賜錢十萬

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
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宜宣
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
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
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
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

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
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
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
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
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
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政聖令今與

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
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
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
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
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
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
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之
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
蹉跌閒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轂
(激起)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漫禁化
道以之寖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
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

儒引問得失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其
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
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
所知又宜罷退官官去其權重裁
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
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

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
所以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
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
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其對多
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第舍諸常侍
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

上疏陳事

李固

曰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養身者以練神為寶安國者以積賢為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圍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

為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彊秦人不敢闚兵於西河斯蓋積賢桓秦人不敢闚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之符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並素書嗟歎待以大夫之位是

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
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
在職雖無奇卓忻然夕惕孳孳志在
憂國臣前在荆州聞厚純等以病
免歸誠以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
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
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
以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
皆怪始隆崇令更滯也光禄大夫周
舉才謨高亞宜在常伯訪以言議
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
病疾可勑令起又薦陳留揚倫河南

尹存東平王惲陳國何臨清河房植
等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遷瓊
舉以固為大司農
劉表進諫

王暢字叔茂少以清實為稱無所交
黨初舉孝廉辭病不就大將
軍梁商特辟舉茂
才四遷尚書令

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循道行
禮貴處可否之間遵伯玉恥獨為
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
夷齊之末操無乃皎(敫)然自貴於世
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
織婦孫叔教仕楚其子被裘刈薪

夫以約失之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雖以不德敦慕遺烈

誡竇憲書

崔駰 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駰獻書誡之

曰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以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駰幸得充下館序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

者傲生富貴而觸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知申伯之美致周召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郤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達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

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内外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命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溢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杅於戲業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

胡廣等薦徐稚疏

陳蕃

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
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爲陛下
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
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
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
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
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

上内寵疏

楊震

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
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
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
西孔子永寧元年代劉愷爲司徒
明年鄧太后崩内寵始横安帝乳
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
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
上疏

臣聞政以淳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幸充廷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慼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書誡牝雞晨鳴詩刺哲婦喪國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爲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爲難養易曰無攸遂在

中饋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
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絶伯榮莫使往
来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
絶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
誡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
令野無鳴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
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擬蹤往
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

上遊幸疏

楊賜 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建寧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熹平五年代袁隗為司徒時帝好微行遊幸外苑

臣聞天生烝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
司牧之是以唐虞兢兢業業周文日昃
不暇朋慎庶官俊乂在職三載考績
以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德有形勢
者旬日累遷守真之徒歷載不轉勞
逸無別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為訓作
又聞數徵行出辇苑囿觀鷹犬之
執
執極盤遊之荒政事日墮大化陵遲
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美
蹤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景直
郤行而求及前人也宜絶慢傲之戲念
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魚之次無

令醜女有四殆之嘆遐迩有憤怨之聲
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
臣括囊避咎謹自手書密上

上劉表僭偽疏

孔融 是時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

竊聞領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
為不軌至乃郊祀天地擬儀社稷雖
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
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
為聖躬國為神器陛級縣遠祿位
限絕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

每有一竪臣輙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盖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唯責包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前以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闚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

諫更始授官爵

李淑 豫章人也更始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竪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襜褕諸于罵詈道中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頭關內侯爛羊胃騎都尉

諫曰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

司宜慎所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
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
雖因下江求(平)林之執(執)斯蓋臨時濟用
不可施之既安黎(釐)民(宜)制度更延英俊
因才授爵以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
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資亭

長賊捕之用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
名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
人望其毗益萬分興化致理譬猶
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海內望此有以
闚度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
爲陛下惜此舉厝敗材傷錦所宜

至慮惟割既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〻之美更始怒繫淑詔獄

自亡命上書

寇榮 少知名桓帝時為侍中性矜潔自貴於人少所與以此見害於權寵而從兄子尚帝妹益陽長公主帝又聘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惡之延熹中遂陷以罪榮逃竄數年會赦令不得除積窮困乃自亡命中上書

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人也慈愛陛下統天理物為萬國覆作人父母先慈愛後威武先寬容後刑辟自生齒以上咸蒙德澤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為專權之臣所見批抵青蠅之人所共構會以臣婚

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其位退其
身受其埶於是遂作飛章以被
於臣欲使墜萬仞之阬踐必死之地
令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尚書
背繩墨案空劾不復質确其過寘
於嚴棘之下便奏正臣罪司隸校尉

馮羨佞邪承旨廢於王命驅逐
臣等不得旋踵臣奔走還郡沒齒
無怨臣誠恐卒為豺狼橫見噬食
故冒死欲詣闕披肝膽布腹心刺
史張敞（敞）好為諂諛張設機網復令
陛下興雷霆（霆）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

南尹何豹洛陽令袁騰並驅爭先
若赴仇敵罰及死沒髡剔墳墓但
未掘壙出尸剖棺露觜耳昔文王
葬枯骨公劉敷行葦世稱其仁
今殘酷容媚之吏無折中處平之心
不顧無辜之害而興虛誣之誹欲使

嚴朝必加濫罰是以不敢觸突天
威而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
之聽啓獨覩之明拒謟慝之謗絕
邪巧之言救可濟之人援沒溺之命
不意滯怒（怒）不為春夏息淹恚不為
順時怠逐（遂）驅（馳）使郵驛布告遠近嚴

文剋剥痛於霜雪張羅海内設置
萬里逐臣者窮人迤追臣者極車軌
雖楚購伍員漢求季布無以過也
臣遇罰以来三赦再贖無驗之罪足
以蠲除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
甫力止則見掃滅行則為亡虜苟生

則為窮人極死則為冤鬼天廣而
無以自覆地厚而無以自載蹈陸
土而有沈淪之憂遠巖墻而有鎮
壓之患精誠足以感於陛下而哲王
未肯悟如臣犯元惡大憝足以陳於
原野備刀鋸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

以解衆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而閶闔九重陷步（穽）設舉趾觸罘置動行絓羅網無緣至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矣國君不可讎匹夫讎之則一國盡懼臣奔走以來三歷（離）寒暑陰陽易位當煖反寒春常淒風夏降霜雹又連年大風折拔樹木風為號令春夏布德議獄緩死之時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企成湯避遠讒夫之誡以寧風旱以弭災兵臣聞勇者不逃死知者不重困固不為明朝惜

垂盡之命顧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
悲沈江湖之流弔子胥之哀臣功臣
苗緒生長王國懼獨含恨以葬江
魚之腹無以自別於世不勝狐死
首邱之情營魂識路之懷犯冒王怒
觸突帝禁伏於兩觀陳許(訴)毒痛然

後登金鑊入沸湯糜爛於熾爨之
下九死而未悔悲夫久生亦復何聊盖
忠臣殺身以解君怒孝子殞命以寧
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
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謗臣敢忘斯義
不自斃以解明朝之忿哉乞以身塞

重責願陛下旬兄弟死命使臣一門
頗有遺類以崇陛下寬饒之惠先
死陳情臨章涕泣泣血連如帝愈怒
遂誅榮寇氏由是衰廢

訴馬援寃詣闕上書

朱渤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
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
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
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輙記大功
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
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

心未(沫)規我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
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
欽慕聖義閒闢險難觸冒萬死
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
潤入虜口豈顧計我寧自知當要七
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而
討隗囂國計狐疑衆勞(潛)未集援建
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巢路
斷隔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飢
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而使(西鎮)慰邊衆
乃招集豪傑曉誘邊戎謀如涌泉
勠如轉規遂救倒縣之急存幾亡之

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蜀略平而
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轀克誅
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
脛又出征交趾土多瘴氣援与妻子
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徼側克
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隃臨鄉師已有
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
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
未必為滑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
久屯絶地不生歸哉惟援滑事朝廷
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毒
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絶國土不傳

海内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斃卒遇
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
葬不歸墓怨讐並興宗親怖慄死
者不觸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
之夫明主聽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
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
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
操孔父之忠而不觸自免於讒此鄒
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
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有北不受投畀
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
下留思豎(澄)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

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絶宜續以厭海内之望

救趙騰疏

張皓 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廷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之

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

罪一等

李燮書

臣聞仁義興則道德昌道德昌則
政化明政化明則百姓寧伏見故處
士种放淳和達理恥悅詩書富貴
不能回其慮萬物不能擾其心稟命
不永奄有(淑)殂殞若不鑒桓難進等
輩皆已公卿矣昔先聖(賢既)沒有加贈
之典周禮咸德有銘誄之文而放
生無印綬之榮卒無官謚之歸雖
未建忠効用而為聖恩所拔遐迩其(具)
瞻宜有異賞朝廷竟不能從

奏記

龐參 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廣且連年不登穀石萬餘參奏記於鄧騭

比年羌寇特困隴右供傜賦役為損日滋官負人債數十億萬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帛衍賣付什物以應吏求外傷羌勇虜內困徵賦遂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為害遲進則穀食稍損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縣官不足輒貸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既困還復為金城之禍矣參前數言

宜棄西城（域）乃為西州士大夫所笑今
苟貪不毛之地營恤不使之民暴軍
伊吾之野以虜（慮）三族之外果破梁州
禍亂至今夫拓境不寧無益於疆多
田不耕何救飢敝故善為國者務懷
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

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踈故縣邱
城可居者多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
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絕郡以
權徙之轉運遠費聚而近之徭役
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隲及
公卿以國用不足欲從參議衆多不

同乃止拜參為漢陽太守

段恭疏 順帝時以為太尉錄尚書事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為左右所陷毀以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得會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

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誡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紓難夫國以賢化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

顧卒寵任以安社稷

第五倫疏 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為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

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安之姿以寬洪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

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
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為嚴苦
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令之議者反
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
也非徒應坐劉豫協亦當宜譴舉
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
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
亡國又曰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
勤之貶之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
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
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
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

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剌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以無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放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寛臣愚不足採

變異疏

鍾離意

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為俗吏殺良人繼踵不

絶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之志
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遒和氣
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
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災
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
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
陛下垂聖德撰萬機詔有司慎人命
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
極

過恩詆

宋意 南陽安衆人也建初中徵為尚書
肅宗性寬仁而親愛之恩萬故叔
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
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歸國

意以為人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疏

諫曰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人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

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錫幣今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蠲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它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

無所不臣所以尊〻卑〻彊幹弱枝
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為萬世典
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
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
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為子孫基阯
而室第相望久磐京邑婚姻之盛過

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奢
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並皆
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
期行来不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
遣康焉各歸蕃國令羨等速就便
時以塞衆望帝納之

改苛俗疏

陳寵 字昭公沛國洨人也肅宗初為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

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故唐堯著典眚灾肆赦周公作戒勿誤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為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篣

格酷烈之痛執冤者煩於詆欺放
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
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弦絶故子貢
非戚猶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詩
云不剛不柔布政優々方今聖德充
塞儁乂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
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令廣至
德以奉天心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
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絶鉆鑽諸慘酷
之科

災變疏

陳忠 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
答輒切免公台忠以為非國舊體上疏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
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禮在輿為
下御坐為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
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
所請靡有不聽令之三公雖當其名
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
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
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
不敢穴見有所興造又不敢希意同
僚以謀平典而謗讀日聞罪之萬死
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
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

星守之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為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

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

上封事

爰延 字季平陳留外黃人也徵拜大鴻臚帝以延儒生常特宴見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密以問延延因上封事

臣聞天子尊無為上故天以為子位臨

臣庶威重四海動靜以禮則星辰順
序意有邪僻則咎(浸)度錯違陛下以
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為通
侯因(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
之對博上下媟黷有虧尊嚴臣聞
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

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昔宋
閔公與彊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
無禮以致大災武帝與倖臣李延年
韓嫣同卧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
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
被戮嫣伏其辜夫愛之則不覺其過

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必甄明也其德善人同處則曰聞嘉訓惡人從遊則曰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妾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翫於

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況陛下今所親幸

以賤為貴以卑為尊哉惟陛下遠讒
諛之人納謇〻（音蹇吃也）之士除左右之權悟
宦官之敝使積善日熙佞惡消殄則
乾災可除帝省

賞賜過制奏記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也肅宗崩時竇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制倉帑為虛）

曰敞聞事君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
過歷觀世主時臣無不各欲為化垂
之無窮然而平和之政萬一（無）者蓋以
聖主賢臣不能相遭故也今國家秉
聰明之弘道明公履晏〻之純德君臣
相合天下翕然治平之化有望於今

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
公視事出入再朞當克已以酬四海
之心禮一穀不升則損服徹膳天下不
足若已使然而比年水旱人不收穫
涼州緣邊家被凶害男子疲於戰
陳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寡歎息
相依又中州内郡公私屈竭此實損
膳節用之時國恩優載賞賚過度
但聞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
下至於空竭婦蔵損耗國資尋公
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
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慶是以夏

禹玄圭周公束帛今明公位尊任重
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
元〻豈但空〻無違而已哉宜先正
己以率羣不(三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
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
卹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上
天聰明必存立應使百姓歌誦史官
紀德豈但子文逃祿公儀退食之比
哉

上封事

蔡邕

臣伏惟陛下聖德九(沇)明深悼災咎褒

臣未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
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
以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
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
勤不已故屢出祆變以當譴責欲令
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

於它所遠則門垣近則寺署其為
監戒可謂至切蜺墮雞化皆婦人干
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
下生則貲藏侔於天府死則邱墓踰
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承
樂門吏霍玉依阻城杜又為姦邪今

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
風聲將為國患宜為隄防明設禁
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今聖意勤勤
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顥為玉所進
光祿勳姓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
尉趙玹屯騎校尉盖升並叨時幸

榮富優之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
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
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
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
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
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

小吏雕琢大臣也又上方工技之作
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
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
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
近者以避（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
以一（系）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

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
下忍而絶之思惟萬機以荅天望
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
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
鬼神福謙矣臣以愚贛感激忘身
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

上下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女妓仇章奏帝覽而歎息

禁制貴戚書

蔡茂 字子禮 河内懷人也拜議郎再遷廣漢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寵客在郡累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回避會洛陽令董宣舉糾

湖陽公主帝姑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劉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

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係興再隆大命即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悉頃者貴戚椒房之家

數因恩埶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
不論臣恐繩墨葉（棄）而不用斧斤發（廢）而
不舉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
出（主共輿）入宮省逋罪積日寃魂不報洛陽
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
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

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
今者外戚憍逸賓客放濫宜勅有
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承申其用
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

諫苛吏疏

韋彪

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
以來當暑而寒殆亦刑罰刻急郡國
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
苛吏奪其時賦斂充常調而貪
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
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
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
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
長於應對然察慧小慧類無大能
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
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
職周密宜鑒晝夫捷急之對深思

絳侯未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
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
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
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謇亟有補
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
又御史外遷動據掾州郡並宜清選
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
而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
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

仁孝論

延篤 字叔堅南陽犨人也恒帝時博士徵拜議郎又徙京兆尹篤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

觀夫仁孝之難紛然異端互引典文
代取事據可謂萬論矣夫人二致
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
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體
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
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於己
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
則遠矣然物有由徹而著事有由
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
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達（遠）之勞手
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
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芽

終於彌蔓枝葉扶踈榮華紛縟未雖繁蔚致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無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踈為大孝以心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由參之意蓋以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為稱虞舜顏回

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
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悌為至德
管仲以九合為仁功未有論德不先
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
稱者也

申鑒篇

荀悦 字仲豫倫之子也獻帝頗好文學
悦与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
夕談論累遷祕書監侍中時政
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悦志方在獻
替而謀無所用
乃作申鑒五篇

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
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
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

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
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
放四曰奢僞私亂俗私壞法放越軌
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夫
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
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
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
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
永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
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
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
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

不樂生不可勝以善雖使契布五教
皐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
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
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貿用力
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
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亞萬物而成
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
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
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
惑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
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

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
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亞俗
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禁辱者賞
罰之精華也故禮教禁辱以加君子
仇其情也桎梏鞭撲以加小人仇其
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
忘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
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
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童化小人
之情緩則驕驕則慠慠則怨怨則
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
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

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於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觧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謀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治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

揖讓而海内平矣是謂為政之方又
言尚主之制非古釐降二女陶唐之典
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
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乘夫違人
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
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

言右史書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
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
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
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
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
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

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帝覽而善之

極諫疏

陳蕃 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大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並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

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効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乘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髭無罪無罪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荒旱五穀損傷民物

流遷茹蔵不已而宮女積於房掖國
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
所謂禄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
末周徳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
者天所棄也天之於漢恨恨無已故殿
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脩
徳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禄
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録使身首
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

兩漢策要卷之十二 終